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主辦



2011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Annual Gender Roles Workshop 2011

性別與媒體暴力

馮應謙、盧家詠編

2011 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性別與媒體暴力

馮應謙、盧家詠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主辦

性別與媒體暴力

主編：馮應謙、盧家詠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錄音整理：周珮君、盧家詠

設計及印刷：唯美印刷製作公司 (9681 0604)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目錄

歡迎辭

葉漢明教授..... 4

主題演講

林煥光先生 GBS, JP..... 6

網絡暴力的範疇及性別意涵

馮應謙教授 11

前線工作者的經驗分享

曾志豪先生 15

社會工作者對青少年網絡問題的看法及個案分享

陳偉良先生 22

倡導工作及經驗分享

譚嘉瑛小姐 30

業界人士所見的網絡暴力及性別平等的近況

莫乃光先生..... 35

問答 / 論壇時間 40

歡迎辭

葉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歡迎各位參加 2011 年兩性角色工作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於 1985 年創立，是香港首個以性別及婦女問題為研究目的的研究組織。中心成立的目的，是希望提高大眾對性別研究的認識、推動具有科學根據的研究、建立性別及婦女學的理论基礎，從而支持提倡性別平等及婦女地位的行動，並透過社區聯繫及活動，影響有關性別平等及婦女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實施。

中心每年都會舉辦「兩性角色工作坊」，今年已經是第 20 年了，讓我們一直堅持的理由是為了讓學者、前線工作者、政策決策者、政府代表、社區及婦女團體聚集在一起，以學術理論和具科學根據的研究為基礎、結合實際的前線經驗進行交流討論，共同關注影響婦女的課題，並提出政策建議。至今，「兩性角色工作坊」已經成為很多社福、婦女團體、以及對性別議題有興趣的人士每年一次的聚會。

今年的兩性角色工作坊題目為「性別與媒體暴力」。近年有很多評論針對網絡及媒體中的暴力問題及其性別意涵，有意見認為部分節目內容以男性、女性的身體及性話題作為玩弄及嘲笑對象，例如在電視遊戲節目中，遊戲設計上刻意模倣性行為，令觀眾感到尷尬，亦對兩性不尊重；也有意見認為媒體應有言論自由空間，可依受眾的反應去決定題材，傳媒設計這些節目，只不過是為了迎合社會大眾的口味及需求。

就以上的討論，是次工作坊邀請了來自不同專業的關注的傳媒人士，分享他們的高見及經驗，共同討論及分析相關議題，從而引發更多思考及檢討。首先，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煥光先生太平紳

士擔任主禮嘉賓。此外，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馮應謙教授將會簡介亞太研究所最近一項關於大眾對媒體及網絡暴力的意見調查，並從學術的角度講解網絡媒體暴力的範疇及其性別意涵。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莫乃光先生會剖釋業界人士所見的網絡暴力及性別平等的近況。傳媒工作者曾志豪先生將與大家分享他的前線工作的經驗。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督導主任陳偉良先生分析工作上見到的個案及講解社工的專業意見。新婦女協進會執行委員會成員譚嘉瑛小姐會討論有關媒體方面的兩性平等的倡導工作。

除了嘉賓分享外，在嘉賓專題演講後，將會有一個討論環節，請各位嘉賓一同參與，也歡迎各位台下聽眾踴躍發言及討論，各位的經驗和意見定能令到今天的工作坊更豐富。多謝！

主題演講

林煥光先生 GBS, JP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不同的媒體，即使我們不主動打開電視機、收音機，甚至不上網、不翻閱報刊，每日走在街上，身邊總會出現各式各樣的資訊，或是聲音、或是影像、或是文字，這些資訊總以層出不窮的形式進佔我們的生活。

假如各位乘坐鐵路或巴士代步，應該不難發現身邊有數不盡的美容纖體廣告，究竟我們是否能完全置身事外、不受影響？抑或，這些原非我們主動汲取的資訊，也會在不知不覺間對我們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性別定型與兩性平等

論到媒體與兩性平等，不能不談部份媒體所建構出來的性別定型。有人可能會認為現在已經是兩性平等，甚至是女權當道的年代，傳媒描述的女性形象應該與男性平起平坐。可是，媒體廣告中性別定型的例子仍屬家常便飯！

就以某財務公司的廣告為例，同系列兩個廣告的主題內容都是關於一位小姐購物消費，「理直氣壯」地要男伴付錢。買東西和借貸，其實是男女都會做的行為，但媒體卻似乎獨愛為女性建構這個「特有」的形象，彷彿女性就只懂消費，而且總是要男伴「埋單」。表面上是一個普通的廣告，但內裏的偏頗、性別定型的意味卻甚為濃烈。

此外，媒體訊息的發佈者，大致上也有把男女性別角色分類的傾向，再以廣告為例，一些家居用品如床褥、洗衣機及雪櫃等，通常都是由女性

擔任廣告的主角。這些大體上可以理解，因為家庭婦女似乎確是購買這類物品的主要決策者。

但比較奇怪的是，近年的樓盤廣告也喜歡以性感的女性作模特兒，尤以所謂「豪宅」為甚。廣告刻意營造奢侈、華麗、時尚的感覺，儘管奢華時尚其實無分性別。究竟買樓的決策者大多數時候是男或是女戶主？是否營造「金屋藏嬌」的感覺真的有助銷路？還是純粹是售樓部門主管（以男性為多）的主觀口味？

不要以為只有女性形象會被定型，男性的形象及行為往往亦會被傳媒「規範」，只要超出了大眾傳媒所劃定的「規範」，便可能成為「新聞」，甚至被譏笑。而這些訕笑，多數都是基於該位男性的氣質和言行不夠所謂「男性化」。例如，某天的娛樂版標題笑指某男藝人「扮女人」，原來是因為狗仔隊拍到這位男藝人在店舖買酸蕎頭。原來有傳媒工作者認為買酸蕎頭是女性才會做的行為，如果男士買了，他便是在「扮女人」。

既然男女都有機會被媒體性別定型，看來可算是「男女平等」了吧？可是事實又非如此，一對男女偶有「出位」行為，女性仍是會較男性受到更多的非議。例如報章不時會刊出男女在公眾場所親熱的所謂「真人騷」照片，但標題卻傾向標榜女性如何「出位」。為何男性可以獲得「豁免」？編輯是否認為男性做相同的行為就可以旁若無人呢？很多時候，傳媒都會在傳遞各種訊息時有意無意地流露出一些不平等的性別定型觀念。

2009年，平機會發表了一份「公眾對香港傳媒描述女性的手法的意見調查」報告，這份調查報告探討了大眾對香港傳媒描述女性時所採取之手法的意見。報告指出，由於普及傳媒過份渲染女性的「性感」及「美麗」形象，會令大眾對女性的外表以至行為有不符實際的期望，因而令女性感受到壓力，而少女更是受影響最大的一群。研究報告的詳情可在平機會的網頁瀏覽。

媒體暴力

假如有人用力打你一拳，那是行為上的暴力：假如有人用粗言穢語辱罵你，那是語言上的暴力。但暴力，有時卻並不一定要拳來腳往或破口大罵。網絡媒體上經常會出現一些文字或影像的暴力，它不會令你的身體感到痛楚，卻會令你精神上感覺不安，甚至會感到被冒犯和被威嚇。

這些年來網絡媒體的用字似乎也越趨暴力。以前，我們責罵別人會說：「鬧佢」，再激烈些會說「省佢」，但後來，「鬧」和「省」似乎也不能平息焦躁的人的怒火，繼而會說「插」，並且在動詞之前後再加上「勁」、「激」、「狂」、「喪」、「爆」等等的助語詞，以顯示內心的暴烈。似乎，這些「激」、「狂」、「喪」、「爆」等字眼，最先並不是在電視電台等媒體出現的，而是先由網絡使用者、小報或八卦刊物「引入」，繼而在年輕一輩之間「發揚光大」，蔚為「潮語」。及至現時，電台及報紙都在使用這些字眼。

這些越演越烈的字眼不但帶有暴力及攻擊性，而且還帶點歇斯底里。到底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呢？自從互聯網開始被廣泛使用後，網絡資訊的傳遞速度比電視及報刊快得多，網絡使用者可以在數秒之間獲取大量圖文並茂、聲畫俱全的訊息，而訊息的製造者及傳達者亦可以不經編輯或過濾，將訊息快速傳達給數以百萬的網友。再者，訊息的製造者、傳達者和接收者都不必表露真正身份，這絕對可令一些網絡訊息傳播得更廣泛。

資訊爆炸的環境會令有些習慣以秒速收發資訊的人越來越欠缺耐性，他們甚至期望所接收的資訊能最快最直接地帶來官能上的刺激，因此，越激烈、越震撼、越暴力的訊息，往往越有市場。可惜，當有些人投入了這種網絡生態之中，往往為求貼近潮流，在傳發資訊時，只理會夠不夠爆炸性，卻往往不理是非黑白，更遑論考慮道德操守、或避免定型觀念等問題。

網絡攻擊

大約兩年前，曾有一位女生因為在某店舖買東西買貴了，於是手持攝錄機到店舖拍下與店員交涉的過程然後放上互聯網，她以為會得到網友支持，合力譴責該店員。豈料網友均認為這位女生欺人太甚，群起圍攻及「起底」。這場網絡鬥爭結果不甚了了，但當中顯示了互聯網殺傷力之巨大。

使用網絡的機會成本極低，而且無需暴露身分，這使某些人更加肆無忌憚地作出許多不負責的行為。2008年，本港某快餐店發生了一宗強姦案，案中有人竟將犯罪過程拍成短片後放上互聯網。雖然此舉最終令犯案者得到應有的懲處，但該段短片難以徹底刪除或銷毀，令到案中的女受害人持續承受傷害。電腦及網絡世界的使用者其實有男有女，但一旦發生性罪行，總有網民認為應歸咎於女受害者。再加上部份媒體的推波助瀾，受害人承受的禍患往往比犯案者還要深遠。

在網絡上惡意留言及暴露他人私隱，對當事人可以構成很大打擊。較早前美國就曾年輕的同性戀者被人將私隱片段上載於互聯網，最終受不住打擊而自殺。類似的自殺個案全球每年不下於數十宗。

部分報刊近年傾向以動畫方式演繹新聞，其中尤以涉及風化案為甚。在這些色情暴力的案件中，以動畫繪形繪聲描述之用意何在？如果只是要向公眾交代事件，根本沒必要那麼有想像力地以動畫將案情虛假地呈現。編輯大概真的相信，這類型的資訊有更大的吸引力，能夠滿足部份讀者好奇、偷窺甚或內心深處不可見人的慾望。但他們又有否想過，這很可能對有關人士構成更深的傷害，甚至引發更多肆無忌憚的慾念？

做個精明的受眾

許多讀者和網絡使用者其實並非無知和被動的，而是有常識、有思想的一群。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我們不應粗暴及隨意地禁絕所謂不良資訊

的流通。再者，在一個自由社會，單向的禁制可能會引起更多不良的副作用和後果。只是，相信我們大部份人也不願見自己及家人沉溺於展示色情暴力和充滿成見的資訊環境當中。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每件新事物都會為社會帶來新衝擊。就以「沙士」為例，它是一個急劇致命的全新病毒，但對抗它的方法並不是把社會和經濟活動停止運作，而是儘速協助市民提升防護知識及加強個人免疫力。因此，我們對不同的社會現象進行持續反思和討論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市民大眾自己才能夠成為社會環境最終的監察者。通過思考和過濾，增強自己思想上的「免疫抗體」，讓我們有能力面對日新月異的網絡媒體世界，不致把自己「異化」、也不致被自己產生出來的「病毒」所影響。謝謝各位！

網絡暴力的範疇及性別意涵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各位好，首先歡迎各位蒞臨是次性別與媒體暴力研討會，也感謝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贊助我們為這次研討會做了一個「性別與網絡色情暴力」的電話意見調查。電話意見調查由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進行，研究在五月初開始，直到 2011 年 5 月 12 日晚上完成。研究室透過電腦隨機抽樣電話訪問了大約一千名 15-64 歲的市民。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電話調查，瞭解香港人如何評價香港社會網絡色情暴力資訊的嚴重性及其影響。具體而言，此次調查的重點在於究竟市民覺得就色情暴力資訊而言，哪一種媒體影響最大、哪一種媒體對甚麼人群有甚麼影響。在此特別感謝亞太所電話調查研究室的協助，讓我們能在工作坊前處理數據並得出初步結果。以下是調查結果的簡介。

我個人認為調查結果跟社會上的主流報道及討論不盡相同，這就是是次調查值得強調的地方。媒體報道的印象通常指出互聯網對使用者及社會的影響很深，當中涉及很多性及暴力的資訊。然而調查結果跟這些印象有出入，我希望在此分析箇中相同及不同之處。

首先就媒體使用習慣而言，香港人用於上網的時間長，平均每日為 2.5 小時。看電視／聽收音機的人也很多，但比上網的時間少，大約每日為 2.2 小時。閱讀報紙雜誌的時間最少，每日普遍不足 1 小時。

以往的數據顯示有不少 80 後青年以網絡媒體作為主要的通訊工具。此次調查結果也得出相似的結果，大約超過 55% 的 80 後青少年表示十分依賴網上資訊。進而，我們希望得知青少年上網玩遊戲、上社交網站對他們會有甚麼影響。調查發現，有 63% 的受訪者表示上網的主要用途

為瀏覽資訊，例如閱讀網上新聞；48% 會瀏覽討論區；收發郵件的也超過 42%。當然，也有 80 後青年上網瀏覽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在網上跟朋友聊天，但這跟我們在媒體報道中所見到有關青少年的印象有所出入——媒體中的年輕人大多沉迷網上遊戲和社交網站，我們認為這些報道略有點誇張。我覺得媒體的使用情況，包括新媒體的應用，只是反映時代變化，大部份青少年人只不過是改變了以往只通過傳統渠道吸取資訊的習慣，現在青少年對互聯網的使用只是以它代替傳統媒介。因此，我們經常指責年青人沉迷互聯網未必是正確的。

是次調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發現是關於互聯網和其他媒體上遇到性及暴力的資訊或行為的頻率和影響。有 40% 受訪者經常或間中在互聯網上遭遇性及暴力的資訊或行為。相對而言，電台及電視等傳統電子媒體中的性及暴力資訊經驗則比較少，只有 26.2%。這個結果明顯反映出香港對電子媒體的監管比較嚴格。

另外，超過 52% 的受訪者間中或經常在雜誌和報章中遇到的性及暴力資訊，此數字超越傳統電子媒體及互聯網。作為學者，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關注網上媒體對社會和青少年的影響，將注意力集中在新媒體之上。但原來雜誌週刊等傳統媒體裏面的性及暴力資訊絕對不比互聯網少、甚至或許更多。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我們當然希望香港人能夠關注和正視是否接受網上的性及暴力行為和資訊的流傳這個問題，以批判方式對待這些資訊。大概是社會教育工作的成果，調查所得數字也相當不俗。有 48% 的受訪者認為網上的暴力及性資訊會影響當事人或受害者，這顯示大部分人對性及暴力行為和資訊的意識都比較高。超過 80% 的受訪者覺得在互聯網上流傳的暴力及性資訊會影響傳閱者，亦顯示他們對網上資訊的評審意識頗高，不會盲目接受和傳閱這些資訊。

現時很多人會上載他人的資料與其他網友分享。有超過 80% 的受訪者認為這種行為不能接受。我認為香港的教育令市民普遍知道網上暴力和性

話題值得關注，而且不能接受。這證明有若干比例的香港人已有一個正確使用互聯網的觀念。

對於那些少數表示接受網上性及暴力資訊的受訪者，我們同時訪問了其接受原因。為甚麼他們會接受呢？當中的原因包括「人睇我睇」、好奇心等等，不想跟社會脫節。這些觀念是大眾媒體經常強調的——甚至會用到比較粗暴的語言。其實不少人都是為了追趕時代脈搏，見到其他人轉發因此自己也轉發——這也值得關注。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唔覺得有乜咁特別」：在表示接受網上性及暴力資訊的受訪者中，有 57% 的人認為這些內容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因此可以接受。另外有近兩成受訪者認為，這些內容早已充斥市面，並很容易接觸到，社會上大部份的傳播媒體和身邊的朋友都會講到這些話題，因此在網上見到也會覺得平常。這兩大原因都指出社會上一些普遍的觀念，認為這種討論比較正常。從學者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從數據可見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都需要加強，需要讓市民知道這是關乎道德的問題，而不只是人看我看就可以接受。

當然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性別與網絡色情暴力」，我們也可以看看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對性暴力的接受程度有甚麼不同。我們發現男性受訪者普遍接受網上性話題或者粗言穢語的行為，而且通常男性都會覺得性暴力對一般人的影響比較少。我想這個不只是跟社會上的一些 stereotype(刻板觀念)有關，事實上通常是女性是這些性暴力的受害者，因而有部分香港男性在觀念上覺得這種事比較容易接受。我覺得香港男性需加強在這方面的社會意識。

最後一個總結。究竟在香港媒體裏面，暴力是否嚴重？我們主要問受訪者覺得媒體上的性及暴力資訊對自己的影響如何，得到的數字也相當令人驚訝。在過去三個月曾經遇到過網絡色情暴力資訊的受訪者中，儘管他們知道這種事的存在，大部份人覺得該資訊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其中有 24% 的受訪者認為不同形式的性及暴力資訊對他們完全沒有困擾，也

有 48.7% 的覺得「冇乜困擾」。我很驚訝原來被訪者普遍覺得這些暴力對他們的影響這麼少，至於甚麼因素令這種暴力資訊被廣泛接受，今後我們會繼續就此進行深入研究。這也值得社會上的從事教育的專家及家長們的關注。

我們再問到網絡上的性及暴力資訊嚴重程度。有 43% 受訪者覺得這種事情只是一般嚴重，而沒到很嚴重的程度，所以社會對這個議題並不是太關注。對於父母會否覺得子女受到性及暴力資訊很大影響的問題，只有大約 47%（不到一半）的受訪者擔心子女接觸這些資訊後會受到影響。總括而言，在互聯網、報紙雜誌等大眾媒體中，性暴力的語言及影像都是很普遍的。不過，大部份的人都覺得這些事的嚴重程度只是一般，而且有若干受訪者覺得因為網絡色情暴力在社會上能夠普遍被接受，所以這些事對他們自身沒有困擾，對周圍的人或者他們的子女也沒有影響。就我而言，網絡媒體中的色情暴力資訊對市民，尤其是對於青少年的影響，是我們要關切的議題。

以上是此次調查的初步結果，如果大家對這個調查有興趣，我們稍後可以多做分析後再向大家發表。謝謝各位。

前線工作者的經驗分享

曾志豪先生
傳媒工作者

因為我沒有投影片，也不想那麼拘謹，打算脫離這個講壇的範圍，走到台前。我發覺今日我應該是一個受靶的角色，因為大家不斷在討論傳媒的問題，剛才林先生、馮教授都說在傳媒的問題。很不幸地，上述的這幾個媒介我都有參與：包括電視、電台，報紙等。可能你剛才聽那本書的介紹的時候會想：「哇，這個人的性暴力更嚴重，甚麼著作《大國勃起》，很明顯就是譁眾取寵，以性意涵引起大家注意。」所以我很明白今日為甚麼會出現在這個場合。

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首先會問，為甚麼媒體所做的一定會變成暴力？是否媒體所做的任何事都必定會有傷害？我嘗試分析一下，媒體做甚麼事是暴力，有哪些有可能是非暴力，有哪些可能只不過是與社會在互動、再配合。我是反派角色，對抗主流意見。

最近社會有一個話題，不知道大家有否看過三級電影《3D 肉蒲團》。沒有看過都會聽過，沒有聽過都會笑過，而且一定有人跟你討論過。《3D 肉蒲團》基本上是徹頭徹尾的色情片，單靠片名就知道。此電影符合我們剛才提過的所有罪惡，賣弄女性的身體。不只賣弄一位女性的身體——片中有好幾位女主角；不只是香港的女性，日本的女性也有。還不只就這樣給你看，還要你戴著立體眼鏡來看（因為這是一套 3D 立體電影），名副其實要觀眾戴「有色」眼鏡。這基本上是一套「五毒俱全」的電影，所有「問題」都齊了。但是它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不是要討論此片票房如何能夠超過三千萬、也不是說誨淫誨盜的電影也能大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墮落，我要講的現象是：此電影設有女性專場，就是只歡迎女士進場，男人就不可以進場，就像是日本地鐵推行的

女性專用車廂一樣，裏面沒有色狼，就只招呼女乘客。有很多女性去看女性專場，最後還滿座。記者去採訪，所拍到的照片全都是觀眾們遮遮掩掩，像歌迷不願上鏡見報一樣。這現象很有趣，首先，這分明以販賣女性胴體作主題的電影，竟然設女士專場，而且它並不是甚麼批判大會、批鬥大會，只是純粹叫她們進場觀看，而女士們真的蜂擁進場看。此其一。

第二點就是，如果你有進場看這套戲的話，你會發覺有很多女人在陪男人一起看。他們可能是男女朋友的關係，不知道有沒有媽媽陪兒子看。為甚麼這一套以販賣女性胴體作為焦點的電影，能夠有女性專場，還會有女孩子陪男孩子進場觀看。我問過很多朋友，看完之後，男孩子反而比女孩子還要尷尬。因為那些女孩子一直在問：「有沒有反應？有沒有反應？」那男朋友只好回答說：「神經病！」

這個現象又說明甚麼問題呢？我想說，是否有時候我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受傷的總是女人呢？其實女人在所謂傳媒鋪天蓋地的掩蓋之下，她們是否自己亦有一種對抗外來惡勢力的細胞、一種抗體？甚至乎說，你認為這是販賣女性胴體，這是你的角度而已。對我來說，我要看葉山豪在片中如何以一敵十、如何被人換掉性器官——其實我覺得在玩弄男性。

從剛才的現象你就會發覺，當你不斷說三級片是販賣女性胴體、女人是玩物的時候，其實我們正正是在歧視女性，因為女性可以說：「誰說我不穿衣服站出來，就是我在被人玩弄，不可以是我在享受那個男人的嗎？」剛才林煥光先生講的例子「女生真人 show 旁若無人」，他會問為甚麼不是以男生作賣點。但我們可能又再跌落傳統框框裏面，認為只有男人可以享受性事，女士就不可以。所以當標題告訴你「女生真人 show」的時候，我們反而會覺得奇怪：「怎麼會是女人啊？女性一定是受害者啦，為甚麼會是『女生真人 show』？」其實我們不自覺會調轉，覺得凡是講性的，對女性有關於性的描述，你就會覺得她是一個玩物，但我們有沒有想過為甚麼不可以是一個她自信的表現呢？

有一個例子很特別：迷你裙。日本很流行迷你裙，所有女生都喜歡穿水手服，裙子要比膝蓋短幾吋。如果你用香港人的角度看，你一定會覺得，日本墮落了，日本的女人一定是經常被男性欺負，她們一定會受到甚麼壓迫，會以為她們其實很想裙長至及膝、五四運動那樣子出街，她們都一定是給男人看的。但是很奇怪，日本的女性不單是我們傳統眼光認為的、一定是腿很長、42 吋長腿像 Sailormoon（美少女戰士）一樣的才穿短裙。她們是即使腿很粗壯，同樣會穿迷你裙。

你去到日本真的會見到，日本社會現象的介紹也有提過，日本不同的女士都會穿迷你裙。她們甚至有舉辦校園祭，讓女學生穿著迷你裙走出來。這個現象說明甚麼呢？原來日本的媒體有訪問過，有做研究。她們說：「我穿迷你裙因為我覺得好看，我穿迷你裙因為我想告訴其他人我有雙腿。是有點粗，但與你何干？」她不用男性的角度。站在男性的角度可能很受罪，他們當然希望看到名模林志玲，是嗎？當然你不會想看胖一點的，你不會想看肥媽穿迷你裙的對嗎？很驚嚇的！從男性角度是這樣出發。

如果你說真的要暴力的話，甚麼時候是一種性別暴力呢？就是差不多十年前，很不幸地在中大校園裏面，曾經有「鹹濕迎新營」事件。當時其中這個迎新營風波裏面，我對一句對白很有印象。就是他們打出一些標語——我忘記了是哪個書院，當時是大學裏四個書院一起舉辦的——其中一個就是有一點點粗俗的說：「無波仲著小背心」。這句話很容易明白，就是說女生沒有豐滿的胸部、沒有身材但她仍然穿小背心。當時全香港的解讀就是：他們很「賤格」，以女性的胴體開玩笑，大學生墮落了。

但如果他真的墮落，他還有更深一層的墮落：誰說沒有豐滿的胸部就不能穿小背心呢？講出這句說話的你是以一個甚麼角度出發呢？很明顯又是以男人角度出發。為甚麼不夠豐滿就不能穿小背心呢？那我這輩子都不能穿小背心上街了，我哪會有豐滿的身材？但我們以男性角度出發，反而令很多女性認同之餘，令她們真的會怕。為甚麼要那麼多「鉢仔糕」之類的胸墊呢？不就是因為受制於這個壓力：「你可以穿（小背心），但是你要有點甚麼給我觀賞才穿。」這導致女人可能都怕了，不敢穿一

些其實她覺得很舒服、很自信的衣著。

如果你將這個小背心和日本迷你裙事件比較，你會發覺真正叫作媒體裏面的性別歧視，不是說我們鼓吹她穿迷你裙，而是我們鼓吹有長腿的才可以穿迷你裙。我們不是說穿背心就是侮辱女性胴體，而是我們只是強調，她有 36C 就應該穿背心，36A 的你回去穿皮草不應該走出來。我們不自覺有媒體暴力其實反而在這裏。如果我們不將它揭露出來，我們可能會永遠停留在：「凡是她們穿這些，就叫做『侮辱女性』。」所以，我相信纖體廣告在街上展示，其實有不少女性，走過看到也覺得那張照片挺漂亮的。

周秀娜是一個很神奇的例子。她的確是靠「脫衣服」成名，但她沒有露點，她靠「脫衣服」起家，她的第一輯廣告是在拍攝她在中環街頭很有自信地脫了衣服，只穿泳衣，展示身材。但是原來除了很多所謂的宅男不斷翻看，看會不會看到甚麼蛛絲馬跡，有些女性看完以後的反應會覺得她的表現很自信。身邊的男士為她著迷之餘，她的表情告訴你「我是自信的，我青春，我二十多歲，我有身材」。我有身材是否有罪呢？我是否應該展示給別人看呢？如果女性展示身材，就被說成玩弄女性的話，那其實是否代表女性不應該有身材，是否應該穿樽領衣服才能上街呢？其實轉過來重覆的是同一個論點：當我們不斷為女性抱不平的時候，很吊詭地，我們可能在打壓女性。如果不能通過展示身材展示自己的自信，是不是相反地我們認為女性的形象只能推銷智慧？如果她走出來不是推銷智慧而是推銷其他，你就覺得「你在侮辱女性啦」，那麼，女性是否只可以符合我們傳統媒體的智慧型表現呢？是不是只有那個推銷智慧的女生她才無罪？我們的媒體才救贖了這個社會？她們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來呢？

當然，這些是否是媒體暴力？我界定這些是屬於非暴力的，因為我認為這個只是與社會有互動。如果你問有甚麼媒體真正地在傷害女性、有暴力，我覺得有兩個例子可以看看。

第一是英國皇室大婚，很哄動，鏡頭總是在凱蒂威廉身上。但你見到英國皇室大婚，最多報章會寫的標題、最多人講的形容詞是甚麼呢？就是「凱蒂嫁入皇室」、「凱蒂飛上枝頭」、「凱蒂得咗」，全部都往這個方向寫。其實你可以說它表達出一種更傳統的想法：一個是有錢的男士，一個是普通的女士，一結合就是女的依傍到男的身邊。但其實有很多人看到的時候都說：「哇，威廉是禿頭的，真是見鬼了，三十歲就禿頭。浪費了凱蒂的美貌，很多人喜歡她的啊。」但你不會看見報章用這種角度，「威廉執到」，很少這樣寫的。那你會認為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不是的。英國當地做了一項調查，訪問了英國人是否會妒忌凱蒂。英國傳媒都很保守的，不會問讀者是否妒忌威廉。那最後有多少人表示會妒忌凱蒂呢？超過 80% 英國人說，「不羨慕」。原因是，一入豪門深似海，從此你還要應付全世界最難服侍的家姑，還要有一個最麻煩的家族。他們認為凱蒂很可憐，失去了自由。你試想這個報導出來，其實大部份民眾跟我們傳媒想像出來的是相反的。你表面上覺得我們傳媒創意無限、天花龍鳳，我告訴你其實是假的。傳媒是全世界最保守的，特別是娛樂版。它最保守的地方是，永遠見到一個有錢的一個窮的，窮的是女的，男的有錢：嫁入豪門、釣金龜、發達了、做少奶奶。其實這種想像比較貧乏，與其說它傷害了女性，我寧願說你很老土。當你見到真實的情況是很多人都覺得可能是威廉幸運，可能不是威廉選老婆，可能是凱蒂可憐他，還要中間曾跟威廉分手兩次。重看整個過程，怎麼還會是她一心一意嫁入豪門呢？但這種現象在傳媒裏面很普遍，你見到所有女星只要嫁了一個有錢人，大家傳媒就會覺得這個女人是「升了 grade」（升級）。大家好像想在傳媒保守的想像裏面，還是停留在「女人不用上班就是最幸福」，依然是這樣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在座的女聽眾認同這一點，其實這點可能有所爭拗，有可能傳媒其實仍然在反映你們心底裏的願望。因為形象堅強如張柏芝，原來她出道時曾跟傳媒說：「我最大的願望是相夫教子。」她很紅，她是事業女性，但她心裏原來也是這樣想。

但是我們也見到社會上另一個例子：劉嘉玲。她拿到影后獎項之後，第一時間雄心壯志地說：「我要追回我老公梁朝偉贏過那麼多的獎項。」很明顯劉嘉玲不是那種做少奶奶就是她的終極目標的女性。於是，如果

你見到社會上有事業女性、有少奶奶女性的時候，你會得出一個結論：媒體真是保守了。我們媒體的想像跳不出這個空間，仍然要將男女尊卑調轉，一定要女依傍男。

不過，男人都不保守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謝先生。謝先生是誰呢？我們叫他張繼聰，但有人叫他謝生，因為他老婆是謝安琪。聽到他老婆的名字比較多，張繼聰的名字可能要是樂迷才會聽到。他們就是很性別暴力不只限於女性的典型。因為老婆比他紅，收入比他多，於是張繼聰就被稱呼為謝生。他屋苑的保安員真的會如此稱呼他。你說這個男人心裏如何想呢？但這種想像、這種暴力仍然在媒體裏面不斷發生。無線藝員吳卓羲在前幾天很激動地說「我無被女包（包養）！我自食其力。」當中原因是一個收入不是很豐厚、曝光率不是很高的男藝員戴一隻幾十萬的手錶，有人就開始猜度他是否跟某個富有的女人在一起。我想說，如果說媒體有暴力、想像貧乏，男女其實在共同承受這件事。更不用說港男（香港先生選舉）——當伍姑娘（演員伍詠薇）對著大胸男士尖叫的時候，你可以想像其實是均等的。

最後我想說一個真的挺嚴重的事情：淫照事件。當中牽涉陳冠希及他的多位女朋友。但此事最暴力的地方不是將那些照片周圍傳閱。最神奇的地方應該是：分明在淫照事件裏面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即使是陳冠希，也有人同情他。但是不知道為甚麼其中有一位當事人，墮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不能翻身，那個就是鍾欣桐（阿 Gill）。到現在還有些很「口賤」的人用她性器官的特徵去形容阿 Gill，不少是女人。如果你上網看，有很多人會談論她，而當中女人也不少。對於一個被他人暴露出私隱部分的女星，他們仍然在怪責她扮清純欺騙觀眾。如果邏輯是這樣推論的，媒體和大眾都會覺得，一個說自己清純的女人原來並不清純，於是發生甚麼事情都不值得我們原諒她。

本來應該很荒謬，沒理由說一個女性遭受性侵犯，被人知道了她每天都到酒吧耍樂，那就不處理她被侵犯了這件事情——但原來這套邏輯真的應用在傳媒的身上。所以到現在對鍾欣桐，大家都只怪責她說謊、沒有

誠信、她是否清純，對於哪些女性值得體諒，怎麼樣的受害人才會受同情？抑或其實媒體完全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哪些能賣錢就報導哪些。

最後，大家都要想想，當媒體不斷販賣這種訊息的時候，如果整個社會都不認同，不可能每日都有。如果「事業線」這個名詞不是跟現實的現象有聯繫，「事業線」這個名詞不會流行、不會有人認同、不會有人說。社會學常說，名字其實滯後於現象之後，有現象才可以用名詞解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想想，究竟我們的社會現象與我們的名詞關係如何。謝謝各位。

社會工作者對青少年網絡問題的看法及個案分享

陳偉良先生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督導主任

大家好，早安。謝謝剛才主持的介紹。我的工作好像很亂，包括援交、夜總會和的士高。援交、夜總會、的士高……似乎我的人生與性、暴力及毒品都很有關係，這樣的人生想必頗為苦痛。所以當大會邀請我分享的時候，我細問自己究竟可以向大家分享些甚麼、分析些甚麼呢？我想我不會從個案分析的角度去看，反而比較想回顧過去幾年間的工作裏，青少年在媒體裏面的現象所產生的問題；從而反思一下我們社工正在做些甚麼、回應著甚麼；這一切是否有效的回應，抑或純粹是社工們在單方面的自我滿足？還是正在騷擾著這群年青人在媒體網上的生活？我希望可以多跟大家分享自己在這幾方面的體會。首先，我會跟大家分享青少年人在媒體上的活動所產生的不同現象，這裏的提到的媒體主要是指互聯網，因為我的工作跟互聯網比較接近。到底在網上，這群年輕人的行為對我們有甚麼衝擊？而這衝擊又怎樣令我們社工從地上走到網上工作，這個工作又帶出甚麼效果呢？

讓我先再簡介一下我的工作。這十多年來，我主要都做兩類工作：第一類是主流青少年服務，當中亦包括學校工作。其實我覺得學校、老師、甚至社工面對青年人的網上行為都是有點不知所措的，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亦不知道應該做些甚麼好，但總覺得自己應該要做點事。但做點事是否就有用，抑或只是適得其反，就值得再討論。第二類就是外展工作，服務對象是社會認為的「曳仔」（壞孩子）。近年他們在媒體上被廣泛討論。以前曾有濫用藥物的青年人，將自己濫藥的歷程放到網上給人觀看，不過很快便因輿論而被刪除。亦曾有一個年輕媽媽，將自己的

懷孕照放到網上，原意是向大眾分享自己懷孕的喜悅。結果卻惹來很多人的抨擊，甚至說她是不知廉恥，懷孕了還要將照片發佈出來給別人看。這些就是近年一些因網上邊緣行為受到抨擊或者批判的例子。

而我近幾年做得比較多的，就是剛才所說與網上有關的工作——較為熱門的就是關注網上援交的問題。社會討論似乎認為沒有互聯網，就會沒有援交這回事。事實是這樣嗎？另外，近兩年我也有處理青年網上談論吸毒的問題。很多人都說，有那麼多年青人在網上談論吸毒，是不是應該找社工做點事呢？我們就很不自覺地，或者很無奈地、甚至很愚蠢地在網上搜尋這些小孩子，然後接觸他們，再透過輔導去幫助他們。這些就是整體上，我在這幾年的工作了。

為什麼社工與網絡媒體會產生關係？我認為有三個原因：

最早期是由於所謂青少年上網沉溺行為而引發的擔憂使得社工開始接觸網絡、進行網上工作。我想早在十年前開始，就有很多家長和老師投訴，年青人開始不喜歡上學、不喜歡工作，終日躲於家中。那麼在家裏會做些甚麼？當時就是上網，於是就出現了沉溺上網的隱蔽青年。我們好像相信，所有不上學、不讀書、不工作的人都會打機、上網，因此他們是必須要處理，於是令到很多社工主動地去尋找這類青年，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這就是其中一個令社工開始走進網上媒體工作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在沒多久之前，有人說網上充滿了危機，包括會誤交損友、在網上被欺凌、被抨擊、被「起底」。而這似乎又促使我們應該再做點事以應付這類的問題，幫年青人去面對各種危機。然而，究竟網上比較危險，還是我們在現實社會中的危機來得還真實一點？我們經常都會問，究竟女孩子在網上容易被騙，還是在酒吧中比較容易被騙？大家知不知道，在沒有了的士高後，年青人去了甚麼地方玩樂？卡拉OK？網吧？其實是多了到酒吧才對。那我又會問，酒吧有甚麼危機呢？女孩子在那裏甚麼都可以無限飲，飲多少都可以，亦有些是無牌、甚至隱蔽式經營，都是「自己友」上去。究竟在那裏危機較多，抑或是網上的危機較多，這個都值得研究。

為甚麼社會會突然將網上描繪到充滿危機，仿似只要上網就很容易被騙？同樣，究竟是網上性工作者比較多，抑或是地上性工作者多？我們都應該理性地想一下。其實這現象一直都存在，為何突然間我們會說：「糟糕了，女孩子到網上就很容易學到援交、就會當上性工作者。」這個推論不很奇怪嗎？有時候我不禁會問：成年人做就一個網絡世界來賺錢，好像現在人人都會想購買「人人網」的股票，但當年青年人進入這個網絡世界時，這就頓時變成了高危的世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否我們成年人致力營造一個既賺錢又高危世界，然後從中賺取很多的金錢，接著就苦口婆心告誡年青人不要沈迷上網，更不要無知地受騙。說清楚一點，成年人是否一路賺錢，一路送年青人去死？究竟是不是這種情況？事實是否這樣？

另外，近年講得最多的是網絡犯罪行為，亦視之為第三個原因。社會覺得網上潛伏著許多犯罪行為，於是我們要拘捕／輔導這些年青人。前幾天就有一個年青人被捕了，原因是他在網上售賣冒牌貨而被海關臥底拘捕。似乎年青人在網上除了充滿高危之外，亦會作很多犯罪行為，於是大家就蜂擁地覺得我們需要做些工作。

社工怎樣回應這些事呢？說實話，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幾道板斧。首先，不同的機構都會做很多相關的調查。所以，差不多每一段時間大家都會聽到調查結果發佈。可能是某機構有個關於網上欺凌的調查，一系列的數據顯示出有多少人曾在網上被欺凌過，也有多少人曾經在網上欺凌別人，同時亦提出，我們應做些甚麼來針對問題。可能過了沒多久又會出現一個關於網上交友的調查，發現青年網上交友後不自覺被騙了，或者因為這樣而被騙失身。當然，隨之而來，有關網上危機的調查就更加多。網上有多少危機呢？可能包括剛才說過的失身、被騙金錢，甚至乎被人偷去武器、寶藏（網上遊戲）——有些網民可能因此而很不開心，甚至尋死。很多這樣的調查不斷地告訴我們、並進一步證實網上實在是充滿危機。

既然有這麼多危機存在，我們就確實需要做點工作。但是要做甚麼呢？

其實都不外乎那幾種：第一，教育工作，很多機構向學校提議舉辦教育講座，教導老師認識學生在網上會遇到甚麼危機，又教學生如何預防危機。隨後，就想可否將受害人找出來做輔導？於是有社工開始在網上找援交女孩。而我也做這種工作的其中一份子，找這些援交少女，看看可以如何幫助她們。又或者找些在網上被欺凌了的年青人，教導他們如何防止再被欺凌。亦可以找網上欺凌者，看看他們的心理有甚麼問題、為甚麼在網上用言語攻擊他人。以上種種，就是社工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我經常問究竟我們做這些工作有沒有用？是否真的能夠幫助年青人？或者只是想趕上時代，看看社工可以在網上做些什麼工作？雖然不能像其他人在網上賺錢，但總覺得這樣做應該會在網上得到點地位和位置。我嘗試從兩、三個個案，帶大家進一步反思我們社工現時的做法。

第一個個案發生在學校裏，我認為這件事其實也算得上十分普遍，不時會發生在大家的生活裏。相信大家都有 facebook 吧！在座有多少人 facebook？有多少人是沒有的？沒有的應該要出來接受輔導！在一間學校裏，有多少個愛玩 facebook 的女孩子呢？先問一下大家，facebook 最常放的是甚麼？答案是相片。但放甚麼相片？不得不說，我們成年人有些時候也是很無謂的，連吃飯都要拍照放上 facebook，那麼青少年、少女又放些甚麼？就是自拍的照片。再說剛剛提到的幾個少女，她們都是年青的女孩子，沒理由會願意將自己拍得不好看的相片放上去，對吧？要放，也當然是要放自己最漂亮的相片了，那怎樣的相片才最漂亮？她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拍得漂亮的相片，當然也包括那些衣著比較性感，甚至是三點式泳衣照了。尤其是當時媒體都經常提到「事業線」（乳溝），就連十三、四歲的女孩子，都盡量表現出自己也有事業線，或者事業線是有潛質發展下去的。當一張張漂亮的相片被放上去後，她們最希望大家做甚麼？對，就是按「Like」（「讚」）。希望有很多的 Like，尤其希望連鄰班的男孩子也 Like。男孩子這樣子「Like」，就是最棒的事。如果有哪個同學沒有按 Like，就覺得「連我都不「Like」，有沒有搞錯。」於是就不斷地放更多的相片上去，希望獲得最多的「Like」。

這件事聽起來有甚麼問題？其實沒有甚麼問題，也挺好玩的！不過最後還是發生了問題，在甚麼時候發生問題？就是被老師發現那一刻。老師感到很驚訝，驚覺原來班上竟然有女學生這樣將自己的照片放上去，甚至有連那些比較色情的相片也這樣肆無忌憚地放上網公諸同好，老師自然認為這是件很過份的事。但回想一下，每天在報紙上面看到的，不都是這種相片嗎？可是，她們還是逐一被叫去「慰問」一下，討論一下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會做這樣的事情。再下一步，學校方面會做些甚麼？悔過書當然要寫，這是例行的，就算不寫也至少要低著頭說知錯。然後就是見家長，接著就是找學校社工做一連串的工作坊，教育她們如何自愛、自我保護、懂得男女的分別、哪些相片可以放上去、哪些不可以等等。一連串的工作之後，大家彷彿就很心安理得，因為再沒有這些相片被放上 facebook 了。然而，真相卻是，過了一段時間後，那幾個學生就會在 facebook 開設另一個 account（帳號），將老師 block（隔離）了，被認為是「二五仔」的同學也被 block（隔離）了。圈子裏的朋友繼續分享，也亦都分享得越來越開心，越來越熱切；對學校來說，這不會構成甚麼問題，因為校方甚麼都不會知道。基本上在成人世界裏都是這樣，眼不見為乾淨，心裏很泰然，從此學校跟老師亦都就開開心心地過活下去。

在這件事上，我們是否驚弓之鳥？是否太大反應去處理？原本 Facebook 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我們可以跟年青人溝通，去知道他們發生了甚麼事。但我們用這樣一個方法去處理，我會說，整件事都錯了，全亂了。原本一個好好的溝通平台，現在卻被拆掉了。我相信大部份年青人的 facebook 都會把成人全都 block 了，例如他們自從知道警方會上去查看你是否吸毒份子；知道老師、社工都會上去看看你是否有些不軌或不安的想法，知道會因為一句說話或一張照片，而會被處理，甚至會被麻煩一段時間，大部份年青人的 facebook 都全部一一地將我們 block 了，令我們沒有甚麼辦法能夠與他們藉此再溝通下去。我們會感嘆現時在地上已經很難與少年人溝通了，以前或許都可以在網上看見這個小朋友表達自己的不开心，可以在網上與他聊聊天。但這樣的處理方法，令在網上溝通的情況有點難再發生。我覺得，我們有時候真的是太過驚弓之鳥，當網上有一些與地上道德規條相違背時，又或者是我們覺得不太恰當的

行為時，我們就會表現出很大的反應。是不是因為我們對網上的情況不了解，還是我們根本不了解這群年青人在想甚麼？其實如剛才曾先生所說，表達自己美好的身段、將自己美好的一面與同學分享，有什麼問題？或許這件事有可以教育的工作，但是否值得這樣打壓呢？是否可以有更多討論？為甚麼他們會願意這樣展露自己的身段給別人看，這個跟地上的現象有沒有關係？我相信這些討論，比起我們的極大反應其實更加重要。

第二個個案同樣地都很簡單，主要是在學校裏發生，其實大部份的事情都是發生在學校裏。有一個同學在網上寫了：「這個同學真壞，他不遵守諾言」。他將這句留言放了出來，沒多久之後會發生甚麼事？立即就有人回應：「是啊！我都覺得他很差」。第三個同學的回應就更糟糕：「他說的話還很『賤』」。於是乎鋪天蓋地，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參與回應，都加以批判。認識的人固然會，不認識的人卻更甚，說話毫不留情面，等於我們以前出去做外展時遇到有人打架的情況般，幾個人打一個人，然後其他不認識的人都走過去多踢一腳。整件事越演越激烈，令到受害者開始有點壓力，最後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這當然要處理。坦白說，這件事是慘劇，正如剛才所說，一個人無故在網上被人抨擊，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加一句去批判他，究竟他們所說的話有否事實根據呢？我想說這件事裏面，媒體展示了一個很不好的效果，或者說它的功能是將一些事情越炒越烈、傳播越來越廣泛，令事件發展至不受控制。當然這位同學在地上本身的情況也有需要改善、需要幫忙的地方，可能他本來在地上的人際關係就不是處理得很好，當突然在網上有這些批評出現時，他不知如何處理。就這件事來看，我們需要問一個問題，網上與地上的行為或者現象有沒有關係？如果忽略了這點，會令我們以為所有事都只在網上發生，只要不再在網上出現便成。而其實網上與地上是分不開的，地上與網上是互動，網上是令地上事情越來越熱烈的催化劑。

第三個個案是關於援交。在這裏我想先講一點關於我們在這個範疇的工作，其實都是一般的做法，在援交徵友網上打一段文字：「喂喂喂，你需要幫忙嗎？出來做事最重要安全。」我們運用了科技的協助，發出了

上千個電郵給網上被認為或被懷疑進行援交的少女。效果當然很差，千封電郵裏只有一個回覆。起初我們很開心，終於等到有回應了，但那封信卻是這樣寫的：「你們這班老師社工真虛偽。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下班之後會光顧我們麼？在網上將自己說成多麼偉大、多麼願意幫我們，其實你知不知道我心裏在想甚麼？」洋洋幾百字都是訴說著她的不滿。我們發現在網上世界裏，年青人覺得我們成年人都是很虛偽的、滿口道德、以為自己在幫助年輕人，其實根本不了解他們。尤其是他們會覺得，傳媒全都說援交少女貪圖富貴，喜歡買 LV、Gucci，或者都是來自單親家庭，沒有父母的愛護……這些都不過是對整件事很片面的描繪。其實她們是很立體，有不同的原因去做這件事。當然，她們去做這件事，我的感覺也不舒服，可能有些事情我們需要做，但就這樣單一地描繪她們，令她們覺得我們成年人是很虛偽的人，覺得我們可以在地上做盡一切的「壞事」，但在網上發現她們做這些事就要一棒打下去。而她們做這些事的背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我們卻從不會多去理解、多去詢問發生了甚麼事，是否一定是貪圖享樂。

我舉一個例。我們這個工作做了一段時間後，有一點成功，也認識到一些女孩子。其中一個，援交已經有一段長時間，她所賺到的錢卻都沒有花費過一分一毫，全都是儲起來的。她這樣做，我們猜測當然背後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她對生活沒有安全感，極擔心沒有錢等。而她的回答卻是：我想儲一筆錢以備不時之需。這是一個單純的答案。問題是，我們整個社會都很單一地看待她們，即使她們跟我們坦白了，我們仍然不相信她們的原因，我們依舊立於道德高地去批判她們。最後，很遺憾地，只是一步步地令她們越來越不相信我們這些成年人了。

總結這三個個案，我會提出以下的三點：

第一：有時候我們對網上世界的事情過於驚弓之鳥，我們很擔心一切網上的行為，只要有那麼的一丁點感覺不舒服、或者是我們覺得不妥當的地方，就想盡辦法去處理。可惜我們都不懂得怎樣做，於是就只好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道德去批判及教育，希望這個方法能夠解決他們

的問題。但正是這種想法，令我們跟年青人間的距離越來越拉得遠，他們亦越來越覺得我們虛偽，所謂的道德批判，是純粹為了控制、抑壓他們，而非想對他們多點理解和溝通。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要處理年青人在網上的行為，或者所謂媒體的色情現象，我們都要先從理解和溝通出發。第二點，我們對網上文化的認識都很片面，純粹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去看，覺得他們充滿暴力、色情，覺得他們上載這些照片就是道德敗壞或者是無知。很多時候我們將網上的行為妖魔化。妖魔化就令我們總覺得應該要做點事。最後一點，就是我們做這些工作的時候，要跟現實社會的行為有一定的串連。究竟是地上的行為在網上反映出來，或者只是將事情越炒越烈。如果我們忘卻了地上的行為，而只單單看網上行為，整件事就會看得不夠全面。

最後我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網上的每個行為我們都必須要干擾呢？似乎我們有很多事都想要干擾，連網上很多本來不應該被干擾到的都被干擾了，這樣是否好事呢？年青人是否需要一個空間讓他們自己成長、碰碰釘、遇遇風險再學習怎樣處理、直到他們撐不住這個風險或者真的出問題我們才行動？成長往往都是跌跌碰碰的，但為甚麼我們在網上干擾這麼多，告訴他們網上充滿了壞人，所以最好不要經常上 facebook？但也不要忘記，他們的朋友都是他們在 facebook 或 MSN 認識的，現在我們卻跟他們說不要再在 facebook 認識朋友了，全部都是壞人。這些是不是太大的干擾？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幾件事，希望藉此作為我自己的反省，成年人亦不妨反省一下，我們是否過於虛偽。謝謝大家。

倡導工作及經驗分享

譚嘉瑛小姐

新婦女協進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各位好。我今天代表婦女團體，其實婦女團體不只是新婦女協進會（婦進），還有很多其他團體。如果說暴力問題，很多團體都有相關的經驗。希望今天可以透過一點點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反思。

從早上九時開始聽各位嘉賓的討論，我也有一個衝擊。上個月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場地，很多關注性別議題的講者，參加了一個「性別政治與本土起義」研討會。我們的結論及反思是，很多時候我們分析性別議題都會從異性戀的框架開始，可能婦進自己都一樣而不自知，大家聽我講一些我們倡議的行動或議題都會有這樣的盲點。

從異性戀框架出發有甚麼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只懂得挑戰所謂的傳統角色定型，剛才我們都聽到很多。甚麼是傳統角色定型？就是女人該做一個怎樣的女人，性別氣質應該如何，男人又應該怎樣做。這個時候，我們很多的討論都在媒體，網絡也好、電視也好——最近《星期日檔案》的其中一集《偷聽男人心》就是一個好例子。很多時候我們在講「港男」、「港女」，為甚麼有這麼多好說的呢？為甚麼港女好像很差，又多了一些叫「宅男」，多了一些叫「剩女」？原來我們覺得他們不是很符合所謂的傳統角色，但不符合之餘又想他們怎樣？想他們有賢淑的氣質、智慧，不要賣弄身材，不要誇張自己。如果我們繼續用異性戀的框架去討論男人該怎樣女人又該怎樣的時候，其實只是進一步、退兩步的情況，對性別的討論、發展、甚至乎研究與性別有關的議題的幫助不是很大。我們在幻想虛擬除了港男港女之外，甚麼叫好男好女，似乎男女之間並沒有其他的性別。

這些話說得好像很形而上，應該如何去做？我們在工作過程都會遇上困難。剛才說，當這樣區分的時候，只有男和女，我們其實漠視了性別的其他很多變化。有時候我們會問，女性的氣質是否真的屬於女性？當男性有這種氣質他是否有問題？這很多時候都反映在媒體裏面。剛才林主席的剪報中提到男生吃酸蕎頭，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而女性展示身體的廣告似乎就不合道德，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在用那個框架去詮釋，不期然自己控制了自己，想跳出去但又想符合這個情況。

當講到媒體暴力，如果用這個框架去分析，受害者一定、始終、通常都是女性。女性會怎樣呢？我們會意識到媒體使用不同形式的暴力對待女性，亦有恐嚇等行為。待會會有些例子可以看到甚麼叫做恐嚇行為——這或者是一些言語上的事。另外我們經常都會講到女性的身體，她的角色如何被扭曲，如何被性化物化，好像所有事情對她來說都是外在造成，而不是她本身的自主性。

婦進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過往都有不同的倡議針對性別。起初我們成立的宗旨是與人權的運動連線——一些學者說，從前講的是婦女解放，現在我們不再講解放，我們講與人權的運動連線。過去講的解放同樣是媒體，現在再討論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好像欠了些甚麼，可否討論得深入一點？以往做過些甚麼呢？比如說，婦進會評論選美的制度，正如之前所說覺得選美制度是放女性的身體出來，主持就可以用言語、遊戲、場景令她受侮辱，但又要表現出很有智慧地懂得去應對，這樣她就可以成為冠軍。這就是我們經常用的詞語「踐踏女性尊嚴」，我們就抨擊這樣的事情。

另外有一些廣告，不知道大家有否看過？有部份可能會在深夜重播。在廣告裏面可以看見女性是怎樣的？有輛名車，然後配一個美女。現在變成是古天樂，以前就是名車配美女。像剛才主席所說，為甚麼樓盤就要配美女？我們就會抨擊為甚麼我們跟物件需要有比較，為甚麼女性要穿得性感站在車輛旁邊。還有一個廣告比較有趣，「今晚就無你份」是甚麼廣告？是酒，對嗎？原來酒和美女也可以有一個選擇，女性是附屬品，

有一個從屬的關係。不是我們自己有主權，不是一群女性說「今天晚上我們去把酒作樂，你們男性待在這裏吧！」不是這樣的情況。我們又會抨擊在這裏面女性又有一個怎樣的角色。剛剛開始的寬頻服務，有一家網絡服務供應商，在地鐵站、電視大賣廣告。廣告裏面的女性坐著，雙腿分得比較開，標題就是「任你上」。當時我們說這不只「污辱了女性尊嚴」，還加諸了性和暴力的意識。所以十多年前，一些婦女團體都倡議針對婦女顯現的形象是怎樣的，討論是否被剝削、侵害。

但近十年我們發生了甚麼事呢？大家都知道，近十年來媒體的多樣性比以前不同了。以往，電視、雜誌、廣告似乎已經是所有的媒體，現在多了互聯網。以前我做社工的時候，家長總投訴小朋友回家後都在上網，我也會向家長解釋上網不單是遊戲，比遊戲更多的電視、雜誌內容都可以在網上看到，原來影響可以是更多的。

這些對我們的倡議工作有甚麼影響？看看近十年，我們除了說物化、性化或者扭曲形象，也更多講私隱權，更多講身體自主，更多講人權，並希望可以多撐闊性別空間。這些就是過往我們處理的事件，驟眼看來都是我們所說的傳統媒體方法。但是我想說，由2006年開始直到最近，你所見到的事件有電台、雜誌、網上遊戲、廣告。但是婦女團體所面對的不只是在這些事件上面行動，包括抗議、去信、要求道歉之類。我們的工作不是那一刻在報紙刊出了就完結，要跟進的還有很多，包括網上的討論、跟進、對話，他們也會親自到婦進會址跟我們再對話。所以我們看到現時媒體比較廣泛。

我可以舉些例子，不知道大家對這些事件的印象還是否深刻。首先有電台節目「架勢堂」的「十大最想非禮女藝人選舉」投票風波。當時這個商業電台的節目，主持叫聽眾一起想想最想非禮哪個女藝員。事後有女藝員回應說：「還不錯的，我都被看中了，還可以的。」但是我們認為，當你可以隨口說最想非禮的女藝人是誰，其實是在鼓吹性暴力，無論有否實際的行為都會對某些人士造成恐嚇。我們做倡議工作、去抗議、去行動的時候，帶來的迴響跟以往不同。十年前我們講選美和廣告，公眾

人士對我們的感覺是：婦進做得對，我們也期望妳們做這些事，因為女性是受害者，女性應該站出來，妳們有這樣的一個角色。即使我們當時還未開始行動，已經有人會打電話來告訴我們應該有所回應。但是當處理「十大最想非禮女藝人選舉」投票風波，我們被抨擊：「妳們在做甚麼？我們說說笑而已。」、「這些是娛樂節目嘛。」之類等，繼而在網上論壇有很多討論，最想強姦的是誰，最想強姦的女上司是誰，最想非禮的女同事是誰，然後在網上演化成更多更多的討論。另外亦見到有「才子」在報紙上寫稿，批評婦女團體為甚麼要小題大做，這樣說只不過在褒揚女性，因為她值得我們的關注。我們可以見到形勢很不同。大家對女性的形象、性別、暴力的理解不知道是否可解讀為開闊了，很多事可以拿出來討論。但他們卻沒有想過，媒體好像沒有實際的或者現實中做出的行為、媒體中虛擬的說話和概念，他們覺得不會使人受傷害，似是沒有問題，事實上漠視了此等虛擬暴力也就是促使集體性暴力，加深性別之間的矛盾。

另外，在一本便利和私照事件就更有趣了。剛才有朋友都提到，一本便利裏面鍾欣桐被偷拍後出來哭，然後婦團出來保護她，反映香港法例對於保障偷拍很不足夠。當時大家都很支持，覺得這樣做很不對，應該多思考雜誌的操守。但是大家發現私照事件之後，都覺得她在說謊。同樣的主角，同樣是受害者，但為甚麼得到的反應如此不同？原來是大眾對於暴力的看法很不相同。我被偷拍，我不願意，他們就覺得這明顯是性暴力。但如果我自己拍攝的照片不慎被別人放上網，我們婦團不定義這是性暴力，而是一宗失竊事件，一個被揭示私隱的事件，對當事人二度傷害，社會大眾再用比較粗鄙的言語去刺激當事人。同樣是關於性，輿論覺得這個女主角如何？答案是「淫賤」。最初的新聞怎樣報導這些照片？剛才也有人說到，淫照，色情照，不雅照片。然後說婦團應該以淫褻及不雅條例拘捕她、追擊她。

但是我們並不這樣看。因為每個人，包括藝人，不是要「食得鹹魚抵得渴」，每個人都有自己性生活的權利，他可以有自己的選擇。當然，你可以不認同。但是他有選擇的權利，只是他不慎被人偷了那些照片。所

以當初我們的行動都想保護，不要再傳閱別人的私人照片。我們見到唯一一個比較正面的演化是，以後報章或者現在想在網上重新查閱這事件時，他們都用「私照」、「私房照」，不再用「淫照」、「不雅照」。不過對於這個討論依然是負面地標籤了事主。

接著講到陳巧文被偷拍的案件。我們都覺得很擔心，因為以前所說個案的都是關於知名度較高的藝人，現在受影響的是學生或者熱心參與社運的人，原來大眾都認為他們有所謂的「知情權」。他們會覺得因為她站出來高調發表意見，我們就可以知道關於你的所有事，然後偷拍她。直到現在網上仍然流傳陳巧文在這本雜誌裏面的照片，亦有一些論述，比如說甚麼她是什麼「女神」，認為她很「放蕩」。我們擔心的是，女性因為社會運動成為公眾人物，然後被偷拍，其實窒礙了女性在公眾發聲的機會，甚至乎是等同叫女性「回家」，不要再站出來抗爭。這是團體之間的擔心，不過在網上看到的討論很不同，我們也收到一些意見，有人看到我們回應最近的星期日檔案的節目，會電郵給我們說發生了這樣的事，你們應該站出來為女性辯護。「港女港男」的討論似乎無休無止。

話說回來，如果我們繼續用異性戀框架的論述去看事件，其實是沒完沒了的。因為我們期望的跟我們現在需要的很不同。但是當大家一起討論，我們有很大的感受。除了我們以外，媒體、保守勢力、維護家庭觀念的勢力，他們可以用同一句術語；同樣的事件，他們都說踐踏女性尊嚴所以女性應該躲在家中保持貞操。亦在用同樣的術語，這些思潮不應該是怎樣的，所以應該關注你的性生活。他們會用同樣的術語跟我們一起談論這些事件，甚至乎雜誌也一樣。雜誌報章都好像要揭示藝人、公眾人士的私隱，其實想要裝腔作勢說他們不合道德，你們應該要知道而好好選擇。有雜誌編輯說這些是「賣慾／肉（辱）求榮」的方法，當銷量不好就賣你們的「肉」（身體），賣你們的「情慾」也好，這樣他們才會有好的銷量。但是我們的角度是看女性的情況，希望稍後討論環節可以有更多的分享，在性別方面如何撐闊更多的空間，不只是經常要保護女性，而是剛才也提到的男性角度如何，其他性別又如何。我的分享到這裏結束。

業界人士所見的網絡暴力及性別平等的近況

莫乃光先生
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

多謝各位以及主辦機構給我機會參與工作坊，讓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事先聲明，我不是性別研究或網上暴力的專家。不過談到互聯網的事，我們都興趣大膽地分享一下，我的角度主要是「業界」，可能也會牽涉到互聯網的用家以及倡議者（advocate）的人士或者組織。

剛才我們一班講者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以及互聯網實際的情況，就是「無大無細」（無人監管）的。因為本身互聯網的出現以至現在的整個生態，可以見到在很多的角度、情況裡面都是「無大無細」，即是沒有監管的，不是有一個人、機構甚至政府發牌或決定網絡應該如何運作。當然，現時很多國家都在嘗試各種方法，利用各種的理由，反恐也好，色情也好，希望監管網絡。但是基本上整個互聯網的管治架構，頗為從下而上，公民社會的參與很大，公民社會當然不包括商界及技術組織或學界，所以這個情況對於其他媒體未必是完全是同樣的情況。待會提到社交網絡的情況，現在用 facebook 或者其他媒體的內容很大程度上並不由一個傳媒機構或者電台提供，而是來自千千萬萬億億的網友或互聯網用戶放上去，包括小朋友以至老人家。所以現時的情況未必是在網絡上面有網民平等，但整個參與性和架構是很不同的。

今天希望大家從數個角度分析這個問題，不過可能我所說的會比其他幾位講者較少探討兩性關係，反而我會多從互聯網的發展或這個行業的技術上去討論跟性別的關係如何，回應之前的講者的討論點，最後在討論環節可以再進一步分享。

首先，科技和性工業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的行家經常說笑，實際上如果研究科技的經濟發展史都會見到這一個很清晰的現象，甚至我懷疑整體媒體的發展都會有這個現象，包括報紙、雜誌、印刷業等。我們行家都會說笑說如果沒有了黃色的、色情的內容，很多科技相關行業一早就已倒閉了，這些產品根本沒有機會在市場站穩陣腳，然後再推出有其他性以外的內容。最初突出的內容，不論是錄影帶、VCD、DVD等，最多人租的都可能是色情的內容。現在比較新的blu-ray不能突圍，很少人用，可能是因為在網上太容易可以取得色情內容。從前沒有這些，唯一的渠道是錄影帶，那時候很多人笑說如果沒有色情的內容，很多科技都可能會夭折。歷史上我們都可以觀察到這樣的情形。甚至在近年，互聯網出現之後，我們發覺很多最具創意的、利用最先進科技的，都與色情有關。例如十多年前就開始說的電子商貿（e-commerce）、網上售賣商品等、web-cast（網上直播）技術，網上身分認證、高速下载影片等，用家搜尋的大部分都不是荷李活金像獎導演的著名電影，通常都是色情的內容。所以也有人說色情行業是電子商務主要的先驅者，我沒有數據證明，但行業內的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都會認為它是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互聯網供應商也會認為，他們跟色情內容的關係是一種愛與恨的關係，一方面有互聯網行業的朋友及公眾，會要求互聯網供應商多做一點功夫過濾這些內容（暫時先不要討論資訊是否自由或者法律的問題）。有人會說，互聯網供應商全靠這些色情內容才会有那麼多用戶，用戶上網都是為了瀏覽這些而已。當然，我們聽見剛才馮教授的意見調查，很多朋友都說其實並不是這樣，上網可能都是閱讀新聞。但如果我上網是看色情網站，我會不會在訪問裡面告訴馮教授呢？我想他有方法在訪問中調整這個問題，所以我也很想看看這些數據，看看這些人說自己在做些甚麼。我也很想告訴你我在上網的時候做正經事，但實際上是否如此？所以有人說，供應商當然會說互聯網是教育、學習很好的平台，壞事就不說出來，事實上供應商就是靠壞事才能讓那些人上網。但另一方面，互聯網供應商是否真的喜歡這些色情內容？現時的非法下載當中，有很大部份都是色情物品、電影等。姑勿論近來引發保安上的問題，比如假的檔案、BT（BitTorrent）等，其實令供應商的成本增加很多。那些

BT 或者非法的下載隨時佔了很大部份的成本，反而看正經內容所需的bandwidth（頻寬流量）比較少。所以不要以為供應商必定因為可以收到月費就會歡迎色情內容。

當然，近十年來搜尋器（search engine）十分盛行。其實當中也可以看到有很大的變化，我相信處理年青人事務的社工都會留意到，以前要找色情內容相對地困難，現在變得很容易，在搜尋器打幾個字上去，偶而轉用其他字眼就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內容。雖然比從前方便很多，但也可能是有更危險，也不是百分之百可以過濾。我們看到色情行業的確是越來越專門化，專門化的意思是現在的色情內容已經不是十年前我們所見到的，現在的分類很清楚，有各種不同的行為、對象、內容等等，也不排除有更極端、更暴力的傾向，因為內容越來越專門化（specialized），用戶搜尋內容的時候也會很專門地找，不只是找一些普遍色情內容，所以可能會有些不良的影響。

此外，很多研究都發現，兒童色情及人口販運（sex-trafficking），尤其在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很嚴重。兒童色情可能不單指照片，而包括兒童被迫參與這些活動。當中可以見到互聯網發揮的作用很大。這個問題始終是跨國界、跨法律、跨文化。一個國家接受的一些事，在另一個國家不被接受，應該如何處理？

另一方面，從用戶的角度都見到很多的例子或出現問題的方法，大家經常在討論區、Facebook 都可能見到。資料失竊，不是說失掉USB記憶棒的問題，即使是電郵、短訊、相片，不單是資料被他人放到網上，外國曾經有個案，像電視劇情節一樣，夫婦或男女朋友可能逃避有暴力傾向的配偶，再竊取或看到對方的電郵、短訊之後引發激烈的行為，甚至實在的暴力行為。在網上經常有人討論的例子包括上載前度女友的裸照，有人會稱之為分手暴力。另外網絡纏繞（stalking）的情況也越來越多，這些都屬於社交網絡發展的後遺症。

相反，從正面看，互聯網也可以是抗衡網上暴力一個很好的工具，很多

機構用作為教育、分享訊息的平台。當中各種不同的主題都有，包括直接的色情犯罪，如強姦，有學者會提出鼓勵男性的一同探討，這似乎是不錯的現象，不只是女性去面對這個問題，男性也會組織起來。我在上網搜集資料的時候，找到數年前的學術文章介紹了很多這類的網站連結，大多是外國的，很小是香港的。但是我發現近乎大半的連結已經不存在。這讓我思考，這樣的教育及研究工作是否很難維持下去？學者在數年前寫了文章提及這些連結，但按下去已經無法連結了，甚至遇到有公司已經賣了那個網站，並上載了色情照片。

最後礙於時間有限，有些議題我都只能夠提出，但不能深入討論。有人覺得互聯網和業界的倡導者是否只是躲起來宣揚言論自由，不要帶來實際的麻煩。當然不排除有些行內人會有如此想法，但事實上保護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見到有些國家的政客或政府，不包括極權國家的政府，近期的例子有澳洲，以過濾色情內容為藉口去製造控制網絡言論的機會，可以說是澳洲的「網絡廿三條」，暗中將非色情、其他意識形態的內容過濾。給予政府這個權力，即使在民主國家，很多時候有很大機會會被濫用。

在互聯網上是不記名制，所以也不知道資訊由誰人發放，不只是否真有其人。很多人都說應該要網絡實名制。內地曾經講過要推行，韓國的網絡遊戲已經開始執行。其實有很多問題，有位在韓國政府工作的朋友跟我們分享，當時他們很愚蠢地用了身分證號碼作為認別，資料全部流出之後讓他們很煩惱。他們說有些用戶參與韓國的網絡遊戲就是為了得知韓國人的身分證號碼，現在流傳到全世界，現在身分證號碼要全部換過。所以做記名制的时候要考慮得很清楚，牽連的範圍很廣，尤其是私隱問題。而且互聯網傳統的不記名制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份，比如在極權國家發言發聲是一個很重要的保障。我們應該如何平衡這一點？

最後講講社交網站，也有很多大的挑戰。因為社交網站不只是關於內容，而是關於人與人的關係，與朋友的關係，提升到更難處理的層次。而且內容都是由用戶提供，由我們放上去的，並不是傳媒機構，不是哪個電

台哪份報紙所說的話不好可以抗議。這樣就糟了，原來每個網友都寫這樣的文字，那怎麼辦呢？都不知道可以向甚麼人抗議。

另外我想回應剛才其他講者都提到的一些社交網絡的現象。比如說，我們都看到新媒體和舊媒體之間的分別。在新媒體，尤其是社交網絡的新媒體，主動權落在用戶身上，內容都來自用戶。或者我這樣作比較，我們都分析過在網上見到的內容以及在雜誌見到的內容的分別。分別在於，很多時候在網上我們都主動去找那些內容，想找色情內容就可以透過色情網站找。但我走過街上見到那本雜誌並不是我能夠控制的。

另外我們在網上見到很多炒作，其實這也是傳統媒體會做的。否則不會有這麼多人知道那件事，不會有很多其實不明白網上使用情況的人知道，比如家長都很擔心但又不懂得使用該網站。當然不懂得用也有發言權，但是可能多了解會更加好。而且互聯網的確令我們平常不想說、不想討論的禁忌問題一一提出，令我們不能逃避這個討論。

很同意剛才陳先生也提及，網上的問題似乎經過傳統媒體的報導之後，任何問題都變得更嚴重，間接的結果是，很多時候我們業界人士經常被揪出來，然後向我們投訴網上吸毒、網上欺詐等問題。其實網上欺詐是否必然比在街頭的其他欺詐多呢？但傳媒就會對此特別有興趣報導。這也是我們要正視的問題。其實，如果網上行為真的出了問題，反而更加容易追查。如果有法律依據，有犯罪者的IP地址就一定可以追查到。如果在現實世界發生，反而很難追查。我們在教導年青人的時候也會警惕他們，不要以為在網上就無法無天。同樣地，社會都應該理解到網上並不是無法無天的地方。

問答 / 論壇時間

主持人：林靜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主持人：

大家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接著是互動的環節。今天是很難得的機會，有不同的人士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剛才大家已經發表了對這個主題的看法，接下來希望參加者以互動的形式討論，亦可以發表意見。這個環節的時間大約半小時到四十分鐘，大家可以爭取時間發言。

王先生：

我姓王，是香港男士協會的會員。香港男士協會不是很大的組織。香港男士的聲音在社會從來都沒有出現。坦白說，台上很多男士都是研究互

聯網的，其實男士的聲音在這個社會實在很少。我們覺得自己說得上是勇敢，站出來發聲，起碼有膽量說。關於性別議題，我覺得很可悲，剛才在外面見到所有的書籍都談論婦女議題。恕我坦白，好像男士在這個世界並不存在。其實男士在這個世界也貢獻了很多，一生一世，很多到六十歲左右就患病去世，可能我們爸爸那一代也是這樣子，實在是很悲哀，我們希望有更多研究的書籍關於男性的問題。比如說，我自己前列腺有問題的話也可以有多點知識。另外，這類論壇若能夠有男士的代表在場會比較好。討論性別，沒有男性組織的參與是不足夠的，但始終希望能夠有男性的聲音會平衡一點，尤其當林主席在說性別平等。

回到正題，我同意社會上有很多對女性的歧視、性暴力或媒體暴力。但是正如剛才曾先生所說，反觀我們男士也會面對一些暴力。例如我們看到家庭暴力的海報，施虐者通常都是男士，受虐者都是女士。但根據我們調查及政府的統計數字，有 20% 施虐者是女士，這個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被老婆打我不會說出來的，假設我被老婆抓傷的，我會怎樣跟別人解釋呢？首先我不會跟朋友說，第二我會說是爬山的時候弄傷的。就算沒有人會相信，但我也要想個藉口解釋，我永遠不會跟別人說實情。海報展示的全部都是男性的施虐者，我覺得這樣不好。是否可以用些字句或其他方法表現到其實不全是男性施虐者？相信台上有已經結婚的男士，被老婆打過的也不敢講出來。

另外想說 TVB 這個很大的傳媒機構，開始了《香港先生》選舉。為甚麼我有這麼大的感受呢？其實我並不想看但也要看，因為我想將現況提出來。情況如何？全女班的評判已經不是性別平等，為甚麼只有女性評判？為甚麼香港小姐不是如此？男性也可以參與？這是公眾的電視頻道。第二點是全部女性的觀眾。還有以前節目容許女性評判觸摸男性參賽者，希望有識之士想想，如果同樣的現象發生在《香港小姐》選舉，我相信很多婦女團體會衝到 TVB。但為甚麼男士還繼續容忍？因為我們男士的勢力很小，沒有發聲的機會。我想藉著這個機會說《香港先生》選舉的問題，如果你有留意到，很多的投訴已經到達 TVB，也有向平機會反映。其實正如譚小姐所說，我們不贊成對女士施加任何的暴力。我們也不贊成對男士有任何的暴力，因為我們男士也是人，我們一生為社會做了也

貢獻很多。傳媒在這方面也應該小心。

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分手的片段，必定是女方攞了男方一把掌。這個聽起來好像很好笑，但我們用心去想深一層，第一我們向下一代灌輸一個不好的意識，女性是可以打男性的。第二打男性應該是犯刑事的行為，有些女性可能不知道，以為一把掌打下去，其實分手是不是只是男性的錯？其實男女都有錯。我覺得傳媒在這方面實在需要留意，也顧及男士的感受。像觀看《香港小姐》、《香港先生》選舉，對我來說很噁心。我希望傳媒和平機會都留意這種事情，會否社會一直只是在討論婦女的論題，研討會也討論婦女的問題。我們都有爸爸、祖父、兒子，他們都是人，我這樣是代表他們說話。

主持人：

黃先生，謝謝你。你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好像忽略了男性。出現了一個很奇怪、很有趣的現象，在討論兩性的現象，台上的講者也是男性居多，都是男性在說女性備受壓迫。而你代表男性一吐苦水，提出男性受到忽視。我想請林先生回應一下，平機會對於兩性角色是不是忽視了男性呢？

林煥光先生：

其實他也說得對，但說性別平等不是關於篇幅。現實上，即使是香港這個相對地開放、發展比較好的地區，現實生活上可能也是傳統歷史般的關係，女性面對的困難比例上較高，這是客觀事實。

我反而想串連到最基本的一個看法。其實我們經常將兩性二分化地看，本身也是一個問題。大家都很清楚中國有陰陽的符號，是一個相當有智慧的代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剛才你所說，我們都有爸爸，同樣我們每個人都有媽媽。為甚麼我們會歧視女性？這個我在很多場合都會提出，其實說男性歧視女性很不合邏輯，每個人未必有太太，但一定會有媽媽。大家都很清楚生物上無論是兒子還是女兒，跟媽媽的親戚關係平均比跟爸爸的關係高。為甚麼日後會演化出歧視女性？究竟是歧視，還是文化上的角色定型、大家都應該各就其位負起自己的角色？抑或現

實生活上大家各自為自己的利益戰鬥，將之慢慢分位？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問題。

我在到平機會工作一年多，出席過很多公眾場合。我覺得最容易討論的是殘疾歧視，很清晰的，坐著輪椅的人本來可以進去一個地方但不能夠進去就有問題。最難講的就是性別平等，表面的一層比較容易討論，但再進深層次就揭示了很多問題，我們自己也說不清楚。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是男是女，大部分人在這方面的反思很少。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假設了男性天生就應該做某些事情，沒有疑問的。

很記得有數次，我特別開玩笑，大多是女性場合，我問為甚麼你們的子女一定跟爸爸姓？得到的反應很有趣。不是很科學化的，但以我整體的觀察，如果那個場合比較多高教育、高收入的女性，就會有很多人瞪著眼看著我，像是問我在玩甚麼把戲。但如果是基層的婦女，反而大家猛在點頭。這個也值得研究，為甚麼子女一定要跟爸爸姓？為甚麼香港到今時今日，連內地都不再是這樣，我們仍然要「陳方安生」而不是「方安生」？雖然這個「方安生」隨時比「陳」更有能力。但當我提出這個問題，亦是有很多女性瞪著眼看著我：與你何干？這些反映了很多深層次的東西，在討論兩性問題的時候需要小心。

回到今天的主題，我們剛才聊天的時候也談到，媒體是一個平台，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分兩性。只不過是現在的科技令媒體效率高了很多，只不過是將從前已經存在的問題擴大了很多倍，快速了很多倍。是否就是這樣？抑或科技跟我們整個人的生理狀態和價值觀一直在互動？如剛才曾志豪所說，一直在互動？地面跟網上在互動？而這個互動究竟走向那個方向，大家也搞不清楚。所以今天很高興，我聽到很多以前沒有聽過的角度。希望大家緊貼主題再討論。

主持人：

我們正在進行《男人之苦》的研究計劃，邀請大家出席我們下一次的論壇。男人也會有一些意見想要講的。

發言者：

其實我很同意後面那位朋友的講法。我想補充一點，每年都有家庭主婦抹窗的時候墮樓，我們都知道很多。另外我也很想進入「港男」現場跟伍姑娘一起尖叫。我有一個問題和一個意見。

第一個問題想問馮應謙教授。我想你定義一下你所說的性暴力？剛才聽到你的言談經常將性話題、性意象或者色情全部都歸納變成性暴力。我擔心這種說法會令研究變成反性的研究，任何在公共空間關於性的演說都變成性暴力，對女性或男性都不利。

另外，你最後引述了一個數字挺有趣的。你說這個充滿性暴力的網絡空間裡面，居然有 52% 受訪者認為不受影響，自我感覺很良好。這個需要繼續去發問，甚至以這個結果挑戰了你的前設。前設是我們經常覺得網絡媒體上的訊息像子彈般彈出來，很多小朋友上色情網站就會「砰」一聲上腦然後就想到外面強姦。是否這樣呢？究竟這些人如何使用互聯網？他們如何接收、使用、理解這些訊息？這一點很重要，正是有 52% 告訴你他們自我感覺良好，所以你不應該說他們應該多接受教育、他們不明白而影響了整個結果，而是要追問我們是否掌握對新媒體的理解。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我覺得討論性別與媒體暴力，我們必須要了解新媒體在當代社會有甚麼角色。我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用過 MSN 對嗎？很多人對於這類新興媒體都會憂慮少年沉溺、不做功課、人際關係冷漠等等。曾幾何時當電話、電視出現都有大眾都有這種憂慮，大家都會說世界末日了，我們的小朋友會全部沉溺了。但不是的，大家都長大了，是嗎？互聯網也一樣。大家以往回到家裡可能開電視就各自做其他事，洗澡、洗衣服、洗碗等等。這個媒體跟個人的關係很獨特，我們不是要看電視，而是電視會陪伴著我們有一種安全的感覺。互聯網也都一樣。如果大家數天不上網、不上 MSN，會擔心那個人是否死了？意思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新媒體之下有天翻地覆的轉變。

如果有 Facebook 的話，我們每天都會不斷更新自己的照片，不斷更新自己的 status。這說明了社會漸漸趨向自我揭露式的社會，我們的人際關係

就是要不斷互相揭露最私隱的事，包括我們的身體。剛才社工說，有少女將自己身體自豪地與其他人分享，這是新的身體觀。我覺得成人不了解媒體與自我建立了緊密的關係，然後武斷認為這是道德下落。或者我們將這麼多事歸義成為單一的性別宰制的解釋，是完全不了解現實。

主持人：

馮教授可以回應一下他問到如何定義性暴力，也回應一下另一位朋友在問題紙上寫的相關問題。他也問到如何定義性暴力，以及你的調查裡面男受訪者普遍接受性暴力的資訊，是否因為受性暴力影響或者受攻擊的對象不是男性而是女性，所以出現這個調查結果。

馮應謙教授：

簡單回應一下。首先我們在調查裡面未必跟受訪者定義得很清楚。基本上我們問兩個問題，第一個用詞就是粗言穢語，大家都知道很多粗言穢語跟性器官有關係。第二就是性話題，我們用的字眼是媒體上的性暴力，這就是我們在問卷裡面可以用的字眼。當然在理論上、學術上可能是更闊的解釋或者其他的元素，但問卷通過電話就只能夠簡單的解釋。剛才提到，我們問到受訪者關於性暴力的時候並沒有詳細註明性暴力的內容（編者按：問卷裡提到『網絡暴力及性資訊』的定義是指內容包含令人不安的暴力、色情、性騷擾或者極侮辱等的資訊）。當發現男性比較接受性暴力的時候，其實我們並沒有很詳細說明暴力的內容是甚麼，只是一些簡單的回應。

我也贊成剛才發言朋友的想法，我也覺得現時青少年使用新媒體的方法改變了。比如說大家很主動將自己的資訊放上去，剛才我在小休的時間也談論到我也經常拍照，放到 Facebook 或者微博上面。其實我也認同新媒體有新的方法去溝通，我們想探討的是這個行為本身會否影響到其他人。如果大家都會自拍照，我很接受。但如果將自拍照放到網上之後會令到某些人不安，我們是否要反省一下這樣是否值得，上載照片的人也好，看照片得人也好，都探討一下這個究竟是怎麼樣的現象。我覺得這個值得商榷。

主持人：

想問問莫先生對剛才提到的網絡行為有沒有回應？

莫乃光先生：

網絡不過是反映我們現在多了溝通工具，二十四小時都很方便，令我們從前不便於表達的，現在更方便去表達。例如有些話我不好意思面對馮教授說，稱讚也好，責罵也好，我可以很勇敢地從其他途徑說出來。正如林先生剛才說的互動，新媒體的確跟每一個用戶有互動，令我們行為上會有些很微妙的轉變。一方面，通常我的角色是跟朋友說不要害怕互聯網，它不過是一種工具。但任何一種工具，不論是印刷書刊等跟人都有一個互動關係。現在互聯網使用的方法變化很快，更嚴重、更麻煩的是不只用戶與非用戶，即使用戶之間的差距，不一定是知識的差距，可能是對互聯網的想法、使用的方法、各種角度的體會是完全不同的。現實情況就是這樣，是一個要面對的問題，不能單一地說好或者不好。

另一個問題是這個現象始終會很快速地發展下去。我看不到有人會可以禁止再推出新的手機，以後的 iPhone 就只有這些功能，十年不變，你們慢慢習慣吧。回到以前的技術的人也會用，那個差距有很多不同的層次，這是程度的問題。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希望社工、教育人士、商界、商界用戶作宣傳，他們要面對這些變化的難度的確越來越大。

主持人：

其實網絡的發展真的對我們生活影響很大。有位朋友想問曾先生，與其說女性本身也樂於展示自己的身體，不覺得受到性暴力，不如說她們已經認同了社會給予的價值觀念，比如說身材好就有會自信、漂亮有吸引力。其實是否她們不覺得自己吸收了這些價值觀，不用比較批判的角度去看這件事呢？這個是很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先請曾先生回應。

曾志豪先生：

這個問題有點奇怪。因為它假設了當女士做一件事，你會覺得她是被鬼附身，她不是受到自己的自主意識控制，一定有些邪靈附體，閱到報紙、聽到電台節目受到影響。這樣會很難討論。因為當她告訴你她不想穿成

這個樣子，你會說她是被迫的；但當她說覺得自己穿得挺漂亮，你會說她怎麼會覺得自己漂亮呢，應該都是被迫的。這個問題周而復始，這個女人永遠沒有辦法得到自己的聲音。無論她做甚麼你也會懷疑她誤入歧途，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然後再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我是一個女士，我的身體應該如何站出來才算是恰當？香港的都已經不恰當了，你都說她暴露、物質化、是個花瓶。那麼像中東、伊朗行嗎？最好包裹得只剩眼睛，還要戴隱形眼鏡連眼睛都幾乎看不見。但又會有像美國的西方價值說，你這樣是侮辱女性的身體。於是，穿得比較暴露，女性身體就被侮辱；遮蓋比較多，又會說成是妖魔化女性的身軀，問為甚麼她們不能露出頸項、手，凡是露出就是不忠。那就糟糕了，如果我是女人，我要否露出自己的身體？原來露抑或不露都會被譴責。其實是否女性的聲音是被主流媒體形狀化，永遠是我們帶領女人應該怎麼做，而女性沒有空間去告訴你這就是她們的聲音。

另外我也很懷疑，經常說傳媒的魔力很大，說要推銷美白瘦身讓整個社會的女性都瘋了。我還是問那一句，如果我有錢去推出一個廣告推廣「黑妹最正」，我說皮膚黑就是最美，每天的廣告都說黑、黑、黑。我真的想知道會否有這麼多女性就投向我旗下的產品，以後不美白，專門曬黑。我想會有一部份，但可能大部分女士都不會理會我，說覺得黑真的很醜。比如說每個人都說瘦才是漂亮，那我請朱咪咪、肥媽來我們的壯身健康中心，不要瘦身，要壯身，同樣像必瘦站賣廣告，「必肥站」、「必肥站」這樣子，我也想知道有多少人會支持我。

我不是想替傳媒推卸全部責任，但有時候會覺得，如果不是我們說中了社會上一些情緒，不是說中了大家的要害，是不可能互相影響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胖的女人是美麗的，經常會講到唐朝楊貴妃的年代，但可惜現在不是唐朝，如果現在是唐朝就沒有問題了。甚至中西方的環境也不同，美白產品很少在西方盛行，那裡的傳統上女性喜歡強悍、戶外，她們可以去曬太陽，可能這樣的文化傳統氣氛下的女性就是這樣。所以如果要將角色定型放到傳媒身上，可能要再推高一個層次，是否我們的民族性、社會環境產生這樣的女士？我認為是這樣。

發言者：

我想回應兩位人士的言論，包括曾先生及男士協會的代表。首先有關曾先生的講法，怎樣看女性展示自己的身體都代表是吸收了社會上如何批判女性，怎樣才算是漂亮，女性形象應該怎樣才會吸引，所以她能夠達到社會標準就是一個漂亮的女士。其實我想回應曾先生，你說這樣是限制了女性，這些是她們本身喜歡的，與社會的標準無關。但事實上，無論男女，我們對於性別應該有甚麼模樣、形式、標準才是心目中期望的形象，其實並不是參與社會、工作的時候才有一套觀念。自出娘胎，男孩子從小應該如何教育，女孩子應該如何教育，其實已經開始滲入腦袋裡面，不知不覺間形成的。所以很難再去分別，如何看待女性的價值究竟是從內在而生，亦或是外在的人如何看待它？這完全是同一件事。我們不能立即說，你現在這樣子看我是誰給誰壓力，哪個才是真正內在、不是要求的？

另外回應男士協會的朋友，其實男性這種感受我很明白，很巧合，我最近做的功課也反映到我們不只要關心、關注女性的需要，男性的需要好像都看不見，是否代表他們沒有需要？我們也會想想，男性的反應好像沒有渠道發表。坦白說，我自己也在讀性別研究，現在身處中文大學也不介意說，我覺得雖然在說性別，但很多時候焦點都在討論女性，覺得女性才需要關心、關注。純粹看課程方面，實在沒有太多男性研究。當我開始學習性別，與其說是性別研究，是否實在是女性研究？性別不只是單性，除了女性還有男性。還好6月18日有一個論壇可以讓男士的聲音多發表。

另外這位朋友講到香港男士選舉，我也明白他的感受，為甚麼女性好像都將男性當作產品欣賞、娛樂，感覺當然不好受。但另一方面，不知道你會有甚麼體會，女性會覺得這麼多年來你們都將女性當成產品，放在娛樂世界去欣賞、評論，現在是不是到女性當主角？我們是否都有一個空間、位置去欣賞男性？我們都可以發聲，對嗎？

主持人：

我見到有幾位朋友都舉了手。由於時間關係，請所有朋友先發問，台上的嘉賓可以分別作回應，好嗎？

發言者：

我有數個回應，是關於男女的討論。我見到大家都說為甚麼討論只講女性不講男性，但我想性別研究並不是說男性或女性，而是說不同的性氣質。或者是男性裡面有些比較文弱、陰柔的男性，而女性也可能有強悍的，甚至是不同性傾向的人，也有些跨性別的。我們做性別研究或思考性別的問題，可能將不同的性別、性傾向與、階級、文化背景排出一個秩序。在這個秩序裡面不一定是男在上面，女在下面。同性戀的男性可能會在同性戀女性的下面，因為他會被其他人更加看不起他不喜歡女性。獨身的男性可能會排在獨身的女性之上，這個可能是取決於經濟能力或者家庭責任。我想我們做研究的時候，或者做新聞的分析、港男港女的討論，焦點都將兩個性別都很平面化，說男性應該如何，女性應該如何。但現實生活裡面沒有一個男性必然是這樣，我們找不到一個女性必然是那樣。做研究的時候會看到不只是男女兩性，而是在性別討論裡面會有不同的人，可能有跨性別的人，可能有沒有性別的人。這些我們都需要留意。

我同意男性須要有空間表達他們自己的性別經驗。我留意到男性的群戶裡面，他們的討論很多時候都是競爭性的。他們會比較大家有多少女朋友、體能、性能力、收入，男性之間有很多的比較。這個狀況會令他們比較難分享自己的感受，我認為有更多這樣的討論很好。我們做婦女工作的經驗，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樣的意見，我們都認為他們應該有機會發聲，但他們表達的方式都是說你們這些女人霸佔了全部資源。我們覺得不同的性別在社教化的過程有蘿蔔也有棍棒，不遵守某個性別規範會有懲罰，也會有獎勵。這些對男女兩性都一樣，其實大家都可憐。所以沒有必要說婦女搶去所有資源，資源可以一起共享。比如說看醫生，大家看不同的專科也不會走到另一專科投訴被搶去所有資源。

王先生：

我今天不是以代表男士協會的身分出席，想自己表達一些意見。很感謝剛才那位女性會關注男士實質的需要，在香港發聲的機會不是太多。其實我還有一個數據，男士自殺的死亡率是女士的兩倍。男士很多時候都像一個強者，我們社會將男士塑造成為一個強者，好像穿著盔甲。我們看到很多當警察的男士一話不說拿起槍，向著自己的頭開槍就死去了。所以我很希望將來男士會有更多渠道發表。

我也想回應為甚麼經常標榜女士賣弄她們的身材。我支持香港小姐，因為它用天才表演以及智慧與美貌並重，我覺得沒有問題。我覺得在這個層面上，回應剛才那位小姐，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如果有色情的元素，我們也不會支持。如果有甚麼對男士造成媒體暴力，我們同樣會覺得很反感。

發言者：

其實性別不平等是全世界公認的一種客觀事實，千百年來以男權為主的社會延續下來的事實。而社會發展的過程，我們必須朝著性別平等這方向努力，是符合社會進步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但從傳媒或社會的角度，到底我們應該有意識地無限擴大傳統那種非進步、非理性的延續，還是我們努力去改變它？這是我們不同性別的人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我本身也是一個婦女團體的代表，我對傳媒暴力也會有挺大的反響。比如說「架勢堂」節目中提到「我最想非禮的女明星」，如果立論是我們隨便說說而已，如果傳媒向公眾散播這些言論，無論是言語上、意識形態上、行為上已經造就一種意識：「可以非禮女性」。這個研討會上需要研究的是，在目前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實裡面，不論我們從哪個界別或者個人也好，如何透過不斷的反思去改變這個現實。

主持人：

謝謝。我想大家都提出了很值得討論的情況，包括社會有很多的定型，社會文化建構了女性的角色或形象。接下來我想台上各位講者都作回應

及總結。因為時間關係，請限制發言時間在一分鐘內。請馮應謙教授開始。

馮應謙教授：

今天的主題是性別與媒體暴力，剛才我們集中討論了很多網上的問題。我們經常討論的有傳媒的資訊自由、暴力的問題。究竟我們需要有多少的控制、監管？這個也是我們一直以來要討論的問題。我想這是沒有固定答案的，我們今天也找不到答案，但可以引起更多的討論，找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標準。

譚家瑛小姐：

我也回應幾點作為總結。我想回應曾先生說在廣告推廣曬黑就是美麗的例子。如果每一個媒體，包括廣告、電台、電視、雜誌，全部都買廣告，我想我們全部都會變成黑人。因為這些是強迫資訊，為甚麼瘦身廣告會成功？因為實在是每天都在接收。最初用的主題是我要有好身材以取悅男人，後來用了我們團體之間或婦女角度說自信、自主、自己的選擇。用不同的模式貼近了我們的論述，以致能夠進入你的心裡面。現在其實男人也有這個壓迫，不可以有大肚腩，不可以沒有頭髮等等。

另外，為甚麼女性通常都成為主角？即使是港男的選舉。新聞報導沒有標榜那些被選舉的男性發生甚麼事，而是嘲諷伍詠薇及其他觀眾如何表現誇張、如何觸摸參賽者。其實之後在新聞裡面港男只是一種工具，可能受壓迫、侮辱，但也可能是一種工具，而女性才是被炒作的，嘲笑她們如狼似虎。出現很多這樣的言論，最終的受害者都是女性。我不是說男性當中沒有遭受到一些情況，但女性為甚麼如此容易被談論？無論在任何媒體、論壇都一樣。如剛才所提到，層次上，男性可能永遠是女性的頭，我們會被人揶揄而是公認的。如果我要談論男性的肚腩、頭髮，女性要走出來談論並不很容易，雖然現在也多了。但男性或其他性別批評女人的身材容易很多，彷彿已經變得平常，無所謂的，每個人都會說，你沒理由不能開玩笑。

最後的總結：其實我們都需要面對現實。我們不斷討論虛擬網絡、媒體，

其實這些都是現實。婦團從覺得這是洪水猛獸到現在也覺得這是一個平台，從最初覺得網絡上很多人的抨擊、很多人隱姓埋名投訴我們的情況，到現在我們也會使用這個網絡，因為我們希望自己的論述及意見面向公眾，不是自說自話。

陳偉良先生：

我想在各位同學所說的論調裡面補充一點，現今在媒體裡面年青人在構造新的價值觀、新的模式，與我們一般的規範不同而令到我們感覺很不舒服。究竟我們迎戰它、打壓它，還是跟它結合？這點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是打壓只會將整個世界一分为二。

莫乃光先生：

剛才也討論到社會的標準以及媒體和我們個人如何看男性女性的個人取態的互動性和關係。我想在這裡最後提出，媒體或社會的價值影響個人的過程其實很快和很容易。我個人的看法如何，比說我覺得黑或沒有頭髮才算是美男子，這個要影響整個社會或整個媒體跟隨我的說法是很緩慢和困難的。所以有互動但也無可否認網絡令後者互動的機會，即是說光頭才是美的說法，這個機會增大了，比以前快了一點，容易了一點。因為現在找數個志同道合的人在 Facebook 開個群組已經會有人談論，在傳統的媒體根本連這個機會都沒有。這是我的一點意見，大家可以見到現今世界的變化，倘若從好的方面去看是平等了，大家都可以發聲。

最後表態的是，大家都在談論「港男」及「港姐」的問題，我對兩個都不支持，但我對兩個都容忍。這是我個人取態。大家對這些節目有意見，但有時候包容性大一點也是好事。還有一點，社會的線和個人的線必然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線，但社會的底線只有一條。大致上我們認為社會的價值觀如何可能比較一致，或者只選一部份，社會不可能反映全部人的底線。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找到社會的底線是甚麼，然後找林先生處理。其他的問題上可以有很多討論或教育，有問題可以處理，但始終需要更大的包容性。

曾志豪先生：

首先回應譚小姐。首先如果傳媒攻勢可以做到這樣好的效果，民建聯應該穩佔社會上最大席位。它的錢和攻勢就是希望達到那樣的效果，如果有一日出現你所說的情況，社會上所有人都說黑就是美，可能那個已經變成社會，即是已經分不清楚是它灌輸給你，抑或那已經是整個社會都接受的現實，很難分辨出這是現實還是虛擬。

另外，太多人都談到港男，我想說港男是否因為男士的強勢令到我們可以容忍女性這樣去摸他呢？你試想我去摸他，林煥光也會望望我想「不是吧？」我不知道在座的男士會不會想其他人這樣幫助我。幫助的情況是我被人這樣摸一摸已經要投訴，覺得自己受到侵犯，覺得自己應該受到保障。我舉手，我不用。你可能會說我真是「大男人」，我的價值觀覺得男士與女士最大的不同，是我的身體被這樣觸摸，我的容忍度比女士要高。我認為在這方面不需要與女士平等，這樣很嚴重的，碰到一下已經是強姦非禮了。我有一個疑惑可以交給大家會後思考，男士的容忍度是否要收緊那麼多？可能男士自己都不願意。

最後一點，剛才很多人都提到所謂的性別平等是甚麼？剛才那位朋友都說性別平等應該不停演進，我不太明白性別平等的意思。原來她的意思是陰柔的女士也有剛強的一面，勇猛的男士也有懦弱的一面。如果這樣就是平等，第一，這些已經有很多人都展示了。第二，如果一百年後，當這個社會的女性，可能由於廣告攻勢之下所有女性的形象都是以智慧先行，所有娛樂版報導女星都不再暴露身體，全部都只寫智慧。到那個時候，是否會出現另一種聲音說「女士們站出來！你們也有身軀的！」換過來說你們有沒有搞錯，你們男性都塑造女性只有學識，我們也姿色。傳統定義令到我們女性都只有學問，就沒有人會問。這個性別平等會不會很有可能變成這樣的一個循環？那麼永遠也不會有平等。每當我們強調一點，就會提出我們還有另一點。當我再強調那一點，你又說還有另一點。那不是永無休止？不過可能因為永無休止，性別研究這個學科可以繼續長久伸延下去。這些就是我的感想。

林煥光先生：

談到平等不平等，這裡可以用另一個看法。其實到目前為止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都在發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家庭、以至個人的自我觀察，現時男女性相距的地位和相對的能力是不相稱的。簡單來說，以同樣的能力，其他因素都相同的話，女性在我剛才提到的所有範疇都是比較低。原因非常非常複雜，但有很多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

回到今天的主題，剛才莫乃光先生說得很好，無論大家如何視今天的媒體為洪水猛獸也好，實際上是比從前更民主。從前的媒體是由大老闆操控、由政客操控、由政府操控。現在的媒體政府和政客仍然想嘗試操控，但難度比以前高很多。在民主社會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民主自由的社會就是有很多大家看不順眼、聽不順耳、很難忍受的事情。但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光譜（spectrum），我們就在互動、互相配合、接受對方，希望大家一起「升呢」（升級）。我相信佛教裡面很深奧的道理：如果你覺得世界上有甚麼不公平的地方，如果你覺得世界上有甚麼要改進，首先請由自己開始。如果自尊自重，最終可能帶回來外界的尊重，這樣比較容易。

主持人：

謝謝幾位講者，接著我也要做一個總結。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對兩性角色的關注不是今天開始的，已經有一段歷史。今年我們提出了媒體暴力和性別的情況，是很重要、很值得討論的題目。

今天有幾個方面的討論。第一方面我們開始關注了媒體暴力和兩性關係的議題，所以我們做了民意調查。我們了解到受訪者的態度似乎跟我們一般的想法有點出入，相信馮應謙教授會繼續分析背後到底有甚麼現象，很多時候都會我們觀察到一些現象，但不知道背後到底跟我們的平時的觀察是否一樣、當中反映了甚麼。

另外我們每天都看電視、上網，接受很多媒體的訊息。林先生剛才問媒體在傳遞予我們甚麼訊息？在訊息的背後究竟反映了甚麼社會現象？發放訊息的人到底在想甚麼？這個也是值得我們再去思考。中間的訊息其

實再反映一些性別角色的定型，傳統以來我們對性別角色都必然會有些定型。我記得小時候有個 IQ 題：醫生和護士結了婚，但醫生不是孩子的爸爸，護士不是孩子的媽媽，很多人想了很久都不懂回答。到了今天，我想大家都會很快想出答案，不會思考那麼久。所以從以前的性別角色定型，到現在的性別角色定型其實已經有所轉變了，對性別的期望都有不同。

回到今天的議題，甚麼是媒體暴力？當我們討論媒體暴力的時候都帶出了一個訊息，我們仍然以傳統的眼光、傳統兩性的框架看媒體暴力。但媒體暴力不再局限於異性戀之間，還有其他的情況，我想中間牽涉的媒體暴力比較多。大家都已經比以前多看一點，性別的暴力不再局限於女性，亦不單只是女性。

這個也帶到另一點，我們在建構怎麼樣的訊息？矛頭就指向了傳媒，覺得傳媒有很大的影響力，大眾認為傳媒在建構一些訊息，而這些訊息「不太好」。這一點也令曾先生起初覺得自己是奸角、反派的角色。但無可否認，在現今世界傳媒的力量的確非常大。既然傳媒的力量如此大，而年青人很多時候都受到傳媒和網絡影響，令成人世界和年青人世界更加矛盾。陳先生提到我們可能在用成年人的角度去看年青人的網絡世界，我們會否在好心做壞事？我們很想教導年輕人些甚麼，很想將一套想法加諸在年青人身上，這個是否可行？這也值得我們反思。

最後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互聯網跟我們息息相關，已經到了不可排除的情況，我們似乎不可以有一天完全不使用互聯網，相信會大家會坐立不安。無可否認互聯網有些負面功能，但同樣不可否認它的正面功能。所以我們應該如何抗衡、如果運用互聯網、如何正面地面向互聯網的世界，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

今天我們討論了很多，我們從兩性和媒體暴力的問題開始，到現在我們超越了這個兩性與媒體暴力的題目。性別研究中心有一年一聚，每年我們都來這個工作坊，一直延續性別議題的討論，很希望大家明年再回來，也歡迎大家參與中心的其他活動。謝謝大家的參與！

二零一一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性別與媒體暴力

籌備委員會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及傳播學院院長（籌委會主席）
王茜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王鳳儀女士	東華三院	社會服務主任（青少年及家庭服務）
林靜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葉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學系 系主任及教授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
盧家詠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協調員

大會主持

梁展慶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專上學院講師

性別研究中心（由 2011 年 8 月起）

主 任：	蔡玉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
聯席主任：	葉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學系 教授
副 主 任：	黃慧貞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 副教授
研究助理：	盧家詠小姐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利黃瑤壁樓五樓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別研究中心

電話：(852) 3943-8775

傳真：(852) 2603-5215

電郵：grcentre@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hkiaps/grc/>